

上皇太后疏

上英宗疏

論治身先孝治國先公疏

上英宗言時政闕失疏

仁宗配明堂議

崇奉濮安懿王典禮議

應詔論體要

辭職疏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諭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五規 保業 惜時 遠謀 重微 務實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知人論

范鎮

請裁冗官冗兵疏

再陳官冗兵多疏

范百祿

對制科策

終

世宗憲皇帝

五十四

御選

內閣學士

韓琦

字稚圭

祖州陵陽人

仁宗朝

弱冠舉進士

歷官至樞密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拜右僕射封魏國公

加司空兼侍中

有盛名識量

英偉嘉祐治平間

再決大策安社稷

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

人謂之富韓云

諫垣存蔡序

國書

宋

諫垣存蔡序

古文淵鑿卷第四十四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

旨編注

困

韓琦

字稚圭祖州陵陽人仁宗朝弱冠舉進士

歷官至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拜右

僕射封魏國公加司空兼侍中有盛名識量

英偉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安社稷與富弼

齊名號稱賢相人謂之富韓云諫垣存蔡序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進言一表於理而  
出之以誠得古  
人臣獻納之義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  
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異吾說之可行而不知  
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  
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  
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爲主。  
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  
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權授右司諫。而曹之竊  
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諍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  
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

卞子陳子龍曰  
魏鄭公以諫卓  
視史官若文皇  
不悅我朝王三  
原梓諫章有爲  
實語入禁中者  
適毀其書若魏  
公此論可以折  
之

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  
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  
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  
以報陛下知而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  
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  
得失。正綱紀。辨忠良。孽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  
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  
垣。實前自爲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敘而焚之。以效  
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

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齊序

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  
方策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  
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為上中下  
三卷命曰諫垣存繫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聽仁大  
度白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  
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  
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齊序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仁宗復制科舉茂才異等

歷官至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鄭國公弼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信君子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神宗時王安石用事因疾

求退雖家居凡事關利害必切直言之

辭定策遷官奏治平元年四月上初仁宗無

官中仁宗崩帝嗣位喪次感疾不知人堯聖皇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益甚多過失太后有廢立意疾差乃已帝由是心懷不平太后時還政於帝而侍養猶多廢缺至是論定策功加弼戶部尚書弼具奏辭

沈至中書奉機

陛下錄臣先帝時微勞曷若報皇太后今日之大恩  
臣思皇族中於仁宗洎皇太后校其親疎與陛下同  
者多矣就衆多中獨取陛下為嗣今日貴為天子富  
有天下其為恩德可與天地比其高大陛下如何報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仁宗復制科舉茂才異等歷官至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鄭國公弼好善嫉惡出於天資常信君子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神宗時王安石用事因疾

答則可以稱副。而於仁宗不能謹祭祀於皇太后不能備孝養。此皆人子常分。尚多闕失。况敢更望他有所報乎。陛下向者服藥。天下之人。自不驚怪。今陛下清明剛健。專夾萬務。而祭祀孝養之闕。殊無增加。朝廷臣僚。始知陛下孝心果不至。非疾恙使之然也。臣實不論聖意何緣。而若此。若爲仁宗常有小恙。則陛下終不得立矣。若爲皇太后不當垂簾。則又因陛下服藥。從大臣之請。况今來已盡還政於陛下矣。垂簾終不能分陛下之權也。二事已過。盡可釋然。豈宜若

懷爲恨而終不可解。谷風所謂忘我大德。思我小怨者也。陛下豈可忽虞舜之大孝。慕幽王之亂風。詩小

幽王臣甚爲陛下痛惜之。皇太后垂簾日。嘗謂臣與

胡宿吳奎曰。無夫孤孀婦人。無所告訴。臣等共聞此。語實爲傷心。又向者竊聞先帝諸公主。陛下易其所

居。以安已女。亦未嘗聞陛下畧加恩煦。恭惟先帝臨御天下四十一年。仁恩德澤。入人骨髓。以至徧及蟲

魚草木。臣事先帝亦三十餘年。自布衣擢至首相。其恩德可謂至大。今日不忍見其孀后幼女失所。如此

臣英曰慷慨淋漓  
滿極言竭論絕  
無隱避當鄭公  
真能言人之所  
難言者

而臣反坐。享陛下遷寵。選得安乎。仁宗與皇太后於  
陛下有天地之恩。而尚未聞所以爲報。臣於陛下不  
過有先時議論。絲髮之勞。何賞之可加。陛下忘天地  
之大恩。錄絲髮之小勞。可謂顛倒不思之甚也。願陛  
下外則以仁恩道德訓天下。結人心。內則以純孝恭  
恪奉仁宗事太后。則臣雖飲水奔走。陛下左右  
以死無悔。苟未然也。陛下雖日加尊位金帛之寵。臣  
亦萬無可受之理。臣又念天下事。粗存祖宗法制。百  
官行之。萬方奉之。况陛下方在諒陰。或未煩聖慮。其

所急而宜先者。惟是仁宗一后五女。所謂孤遺而百  
官萬方力不能及其休戚。係於陛下一人之手者。切  
在陛下照卹之恩。憐之則天道助人情。歸子孫孫  
自然享福無窮也。夫幽則有天道。明則有人情。陛下  
勿謂天冥冥而無所聞。人蚩蚩而無所知。遂不顧恩  
義。略無畏憚也。臣賦性狂愚。不識忌諱。因辭恩寵。妄  
進瞽說。惟聖慈矜容。而納其一二。奏入不報。又奏至  
日。洪惟仁宗皇帝。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皇太后于有  
朕躬。方以天下之養。承顏於朝。久翊敬云。養之至乎。  
又不允辭。實至於再三。弼乃受之。

通達古今故發  
中的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仁宗朝進士歷官

國公光孝友忠信恭儉正  
直歷相四韻忠直如一

上殿論御臣劄子

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日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羣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冀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

瓊山丘濬曰先  
所謂來者不來  
寶錄文不誅意  
二言者切中後  
世考課之弊人  
君用人誠能專  
而又則人人得  
盡其才究其用  
而人所觀譽之  
言又亦自定於  
是因其名以賞  
其實就其文以  
求其意則用舍  
當而實對公矣

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如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爲其工。龍作納言。契數五教。皋陶明刑。伯夷主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迭。來易地而守。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羣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一月。輒已易去。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効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

當由賞罰公矣  
采其意慎慎食  
其賞與與以  
去則其忠以賞  
有文亦自三注  
所入預設樂之  
蓋其下文與與  
亦與與與與與  
二書書中中  
亦與與與與與  
亦與與與與與  
亦與與與與與  
亦與與與與與

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銜奇以疑。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仕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之不謀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陛下誠能博選在位之士。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

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徒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厭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爾。

之辨。請定儲貳疏。嘉祐元年八月。先是知諫阮范。又與鎮書。言此大事。不言則已。一言豈可復反顧。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光亦累奏。此第三疏。方爲集賢校理通列。

宋 請定儲貳疏

七



無雖錄之迹發乎  
自然

臣聞書曰遠乃猷。周書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  
板之。况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諱忌。不於安治  
之時。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由而生也。自古帝王  
卽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也。其或謙撝未暇。則有  
司爲請之。所以尊社稷。重宗廟。未聞人主以爲諱也。  
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  
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  
強則茂。基壯則安。今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忠於  
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然而各思忤

臣廷敬曰言不  
切不能達意而  
過切或乖大體  
惟積誠而有學  
者能免於二失  
此所以爲千古  
不刊之議也

主之誅。莫敢進言。獨臣不愛犬馬之軀。爲陛下言之。  
歷觀春秋以來。迨至國初。積千六百年。其間兵寢不  
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至如聖朝。芟夷僭亂。一統天下。  
朝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戰鬪。蓋自上世  
以來。未有若今之盛也。且國家於州縣倉庫斛糧尺  
帛。未嘗不嚴固屬。鑄擇人而守之。况國家融明闔茂  
之業。豈可不謹擇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  
陛下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屐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  
衣旰食。又致太平之艱難乎。此臣所以夙夜皇皇。起

則思之臥則計之咸歎流泗而不能已也或者謂臣  
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為治古諫  
諍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矚眊芻蕘  
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而  
守之非其官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則  
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莫  
得聞也此其爲害豈不深乎竊以水災親下明詔延  
訪中外而勤求得失臣安敢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  
餘瑣碎豈足道哉欲望陛下察臣區區之心斷而行

整理應詳立說明

之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自然神靈悅於上而災異  
伏衆庶喜於下而姦究消至於草木昆蟲靡不蒙被  
其福其爲功業豈不盛哉惟陛下蚤雷神裁察

上皇太后疏

嘉祐八年二月仁宗崩喪宗  
有疾皇太后稱制光上疏

羣生無福大行皇帝奄棄天下皇帝繼統哀毀成疾  
未能親政恭請殿下同夾庶務凡舉措動靜不可不  
謹戒畱心焉方今天下之勢危於累卵夫小戰戰憂  
慮百端若非君臣同心內外協力夙夜勤勞以徇國  
家之急則禍難之生豈可勝諱哉夫安危之本在於

任人治亂之機在於賞罰二者不可不察也若中外百官各得其人賢能者進不肖者退忠直者親讒佞者疎則天下何得不安任職之臣多非其人賢者退不肖者進忠直者疎讒佞者親則天下何得不危賞不因喜罰不因怒賞必有所勸罰必有所懲則天下何得不治喜則濫賞怒則妄罰賞加於無功罰加於無罪則天下何得不亂然則天下安危治亂不在於他在於人主方寸之地而已矣凡御下之道思過則驕驕則不可不戢之以威威過則怨怨則不可不施

之以恩恩威之道聖人所以制世御俗循天地之有陰陽損之益之不失中和以生成萬物者也夫思者欲物之親己也有時而生怨威者欲物之畏己也有時而生慢小人之性思過則驕驕而裁之則怨矣爵祿賞賜妄加於人則其同類皆曰我與彼才相若也功相敵也彼得之而我獨不得何哉是出一思而名羣怨也故曰思有時而生怨也威嚴太盛則人無所容刑罰煩苛則濫及無辜濫及無辜則其同類皆曰是過也人誰無之彼既不免行將及我於是乎窮迫

臣紀學曰太后以英宗之請權同德政非既則者此且后性慈愷於曹氏及左右臣僕未嘗假

思亂爲其上者。乃更畏恐而求姑息。是始於嚴而終於慢也。故曰成有時而生。慢也如是。則爲人上者。豈不至難哉。蓋善爲人上者不然。思必施於有功而罰必加於有罪。恩雖至厚。而人不敢妬者。何也。衆人之所與也。罰雖至重。而人無所怨者。何也。衆人之所惡也。往者大行皇帝嗣位之初。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聖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姦。鎮撫中外。於趙氏實有大功。但以自奉之禮。或崇重太過。外親鄙猥之人。或忝污官職。左右諛諂之臣。或竊弄權柄。此所以負謗於

借而文正統詞深則如此其綱繆處初之意矣

天下也。今殿下初攝大政。四方之人。莫不觀聽。以占盛德。臣以爲凡名體禮數。所以自奉者。皆當深自抑損。不可盡依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仁宗卽位。劉太后明敷出入御大安葦。被服袞冕。同御承鳴贊侍衛如乘輿。以成謙順之美。副四海之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曾知白仁宗初宰相宗道奎真宗朝宰相殿下當信之用之。與共謀天下之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崇勳爲入內殿下當疎之。遠之。不可寵以祿位。聽采其言也。臣聞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况后妃與國同體。

休戚如一。若趙氏安，則百姓皆安。况於曹氏，必世世長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是故政者正也。爲政之道，莫若至公。臣願殿下熟察羣臣之中，有賢才則舉之，有功則賞之，雖賤如廝役，憎如仇讐，遠在千里之外，皆不可棄遺。如此，則人誰不勸矣。羣臣之中，職事不脩，則廢之；有罪則刑之；雖貴爲公卿，親爲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寬假。如此，則人誰不懼矣。夫爲善者勸，爲惡者懼，百姓稱職，萬民樂業，天下之安，猶倚泰山而坐平。

原也。尚何憂哉！然後皇帝聖體平寧，授以治安之業，自居長樂之宮，坐享天下之養，則殿下聖善之德，冠絕前古，光映後來。雖圖之文母，圖之明德，不足比也。

上英宗疏

嘉祐八年四月

臣愚竊惟大行皇帝春秋未甚高，以宗廟社稷之重，昭然遠覽，確然獨斷，知陛下仁孝可守，大業擢於宗族之中，建爲嗣子，授以天下，其恩德隆厚，踰於天地，固非微臣所能稱述。今不幸奄棄萬國，陛下哀慕泣

義正辭明可法紛  
起之論

血以夜繼晝。過於禮制。以至成疾。中外聞者。莫不感泣。知大行皇帝能爲天下得人。治平之期。企踵可待。羣臣百姓。不勝大幸。今者聖體痊平。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而視。傾耳而聽。舉措云爲。不可不審。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說卦名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遠近翕然。嚮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爲而治也。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稟頽。治亂之原。安危之幾。盡

在於是。臣願陛下難之重之。精心審慮。如射之有的。必萬全取中。然後可發也。陛下思念先朝。欲報之德。奉事皇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過人遠甚。臣願陛下。雖天性得之。復加聖心。夙夜匪懈。謹終如始。以結億兆之心。形四方之化。則福祚流於子孫。令聞垂於無窮矣。古者人君嗣位。必踰年然後改元。臣願陛下。一循典禮。勿有更變於中年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自漢氏以來。始從權制。以日易月。臣願陛下。雖仰遵遺詔。俯徇羣情。二十七

臣然曰聖人之德無加於孝矣宗嗣服之初司馬光首進此說大義當無後日澆固之議哉同衆必光已早見之矣

日而釋服。至於宮禁之中。音樂遊燕吉慶之事。皆俟三年。然後復常。以盡遂終追遠之義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爲其父母。齊衰期。爲所後者之親。皆如子而爲己之親。皆降一等。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所以專志於所奉。而不敢顧私親也。漢宣帝自以爲昭帝後。終不敢加尊號於衛太子。宣帝祖史皇孫。宣帝父光武起於布衣。親冒矢石。以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敢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光武祖南頓君。光武父此皆循大義。明至公。當時歸

美後世頌聖。至於哀安桓靈。或自旁親入繼大統。皆追尊其祖父。袁帝尊父定陶恭王爲恭皇帝。帝尊父河間孝王爲孝德皇帝。桓帝尊祖河間孝王爲孝穆皇帝。考蓋吾侯翼爲孝崇皇帝。祖叔父親世封解瑱亭侯。及卞位追尊祖爲孝元皇帝。考爲孝仁皇。此不足爲孝。而適足犯義侵禮。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臣願陛下深以爲鑑。杜絕此議。勿復聽也。凡此數者。臣伏計陛下聰明。皆素知之。然臣復區區進言者。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開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欲捐軀爭之。亦無及已。是以不敢不先事而言。庶幾聖德純粹完美。不有秋毫之

欲使一夫竊議於草萊者臣之志也。

論治身先孝治國先公疏

臣聞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孔子曰：孝德之本也。又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恭其親而恭他人者，謂之悖禮。皆孝經之辭。未有根絕而葉茂，源涸而流長者也。仁宗皇帝以四海大業授之陛下，其恩德之大，天地不足以為比。今登遐之後，骨肉至親，獨有皇太后與公主數人。陛下所當盡心竭力，供奉撫養，以副仁宗皇帝之意。竊者皇太后聽政之時，

兩意並舉，引人勝。

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所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識之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不可不審意朝夕省察也。又若有不逞之人，於兩宮之間，刺探動靜，拾掇語言，奸如効忠，內實求媚，以相構間者，臣願陛下迎拒其辭，徒付有司，加之顯戮，誅一人，則羣邪自退，納一言，則百讒俱進。此乃禍亂之機，不可不深察也。臣聞國事聽於君，家事聽於親。臣愚以為陛下在外朝之時，刑賞黜陟之政，當自以聖心決之。至禁庭之內，



取捨賜予事無大小。不若皆稟於皇太后而後行。陛下與中宮勿有所專。如此則內外之體正。尊卑之序明。慈母歡欣於上。臣民頌詠於下矣。不然皇太后歸政之後。若侍衛之人。稍有怠惰。求須之物。小失供擬。加以讒邪。妄興離間。萬一有絲毫闕失。流聞於外。或皇太后憂思不樂。內生疾疢。則陛下何以勝此名於天下哉。雖百善不能掩矣。臣故曰治身莫先於孝也。洪範於好惡偏黨之際。六反言之。周書洪範曰無偏有作。好惡王之道無有作。惡逆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善過無黨。無偏。士道。守乎無反。無朝王道。正直故。

日六反重之至也。周任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其心。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陛下奮發宮邸。入纂皇極。爰自潛躍。至於天飛。舊恩宿怨。豈能盡無。然今日卽政之初。皆不可置於聖慮。以害至正也。凡人君之憂道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善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

心蓋天下公議也。今四海之廣，百官之衆，有賢有愚，有善有惡，比肩接迹，雜處並進。臣願陛下少雷聰明，詳擇其間，苟有才德高茂，合於人望者，進之；雖宿昔怨讐，勿棄也。有器識庸下，無補於時者，退之；雖親暱姻婭，勿取也。有勵行立功，爲世所推者，賞之；雖意之所憎，勿廢也。有懷姦犯禁，爲衆所疾者，罰之；雖意之所愛，勿赦也。如此，則野無遺賢，朝無曠官，爲善者勸，爲惡者懼，上下悅服，朝廷大治，百姓蒙福，社稷永安。不然，若陛下專居深宮，自暇自逸，威福之柄，盡委大

臣取過目前，不爲遠慮，賢愚不分，善惡失實，不則所進者皆平生所親愛，所退者皆平生所不快，所賞者皆諂諛而無功，所罰者皆忠諫而無罪。如此，則中外解體，紀綱壞紊，羣生失所，天下可憂矣。臣故曰：治國莫先於公也。此二者，榮辱之大本，安危之至要。臣願陛下審思而力行之。

魏參政上英宗言時政闕失疏

治平二年八月

陛下卽位以來，災異甚衆，日有黑子，江河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京畿東南，十有餘州，廬舍

質言無飾文復難  
健

沉於深淵。浮直棲於木末。老弱流離。捐瘞道路。妻兒之價賤於犬豕。閭閻之間。親戚相食。積尸成丘。旣而歷冬無雪。燠氣如春。草木早榮。繼以黑風。今夏癘疫大作。彌數千里。病者比屋。喪車交路。至秋幸而豐熟。百姓欣然。庶獲蘇息。未及收穫。而暴雨大至。一晝之間。川澤皆溢。溝渠逆流。原隰丘陵。悉爲洪波。一苗半穗。蕩無孑遺。都城之內。道路棄桴。城闕摧圯。官府倉廩。軍壘民居。覆沒殆盡。死於壓溺者。不可勝紀。此乃曠古之極異。非常之大災。陛下安得不側身恐懼。思

承心葉。遠曰光。諸侯按本朝。論行事。爲三節。慶曆也。熙寧也。元祐也。光雖不及仲淹之開。其均如國家守戩之規。算極始盡末者也。

其所以致此之咎乎。臣爲陛下深思其故。蓋有三焉。竊以皇太后仁明之德。愛自先朝。布聞四方。加之保育。聖躬入承大統。當陛下初得疾之時。外間傳言皇太后於先帝梓宮之前。爲陛下叩頭祈請。願爲之傷。如此。豈可謂無慈愛之心於陛下哉。不幸爲讒賊之人。交相離間。遂使兩宮之情。介然有隙。就使皇太后有不慈於陛下。爲人之子。安可校量曲直。遂生忿恨。而於愛恭之心。有所不備乎。傳曰。大德滅小怨。先帝擢陛下於衆人之中。自防禦使升爲天子。

英宗初以  
秦州防禦

侵知宗正寺立爲皇子後唯以一后數公主屬於陛下而梓宮在殯已失皇太后之歡心長公主數人皆屏居開宮希曾省見臣請以小喻大設有閭里之家有一妻數女及有十畝之田一金之產老而無子養同宗之子以爲後其人旣沒其子得田產而有之遂疎其母棄其妹使之愁憤怨歎則隣里鄉黨之人謂其子爲何如人哉以匹夫而爲此猶見貶於鄉里况以天子之尊爲四海所瞻仰哉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先帝天性寬仁重違物意晚年嬰疾厭倦

萬機遂以天下之事悉委之兩府或見有所偏或意有所私取捨黜陟未必皆當及巧設倖門進拔所愛超資越級欺罔衆人抑壓孤寒無所伸訴及陛下卽位皆謂必能奮發乾剛昭明君德收取威福復還王室進賢退愚賞善罰惡使海內廓然立見太平而陛下益事謙遜深自晦匿凡百奏請不肯輿奪動循舊例不顧事情謹於細務忽於大體知人之賢不能舉知人不肖不能去知事之非不能改知事之是不能從大臣專權甚於先朝率意差除無所顧忌或非材

而驟進。或有罪而見寬。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陛下  
聖質雖美。亦當取法於堯舜禹湯。而卽政以來。或意  
有所見。執之不移。如堅守嚴城。禦敵外寇。使羣臣之  
言皆無自而入。殆非所以納百川而成巨海也。明君  
之於聽納。無彼無我。無親無疎。無先無後。唯其是而  
已矣。若重我所有。而輕彼所陳。信其所親。而疑其所  
賤。主先入之言。而拒後來之議。則雖有是者。亦不可  
得而見矣。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說命有言遜於  
汝志。必求諸非道。之辭若必待合於聖意。則悅而從

之不合。則怒而棄之。臣恐讒諂日進。方正日疎。殆非  
所以增社稷之福也。又國家置臺諫之官。爲天子耳目。  
防大臣壅蔽。朝廷政事。皆大臣相與裁定。然後施行。  
而臺諫或以異議干之。陛下當自以聖意察其是非。  
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今乃復付之大臣。彼安肯以己  
之所行爲非。而以他人所言爲是乎。此乃陛下所以獨  
取拒諫之名。而大臣坐得專權之利者也。此天下所以  
又失望也。凡此三者。在列之臣。皆知其不可。而上畏嚴  
誅。下避怨怒。莫敢以此極言聞於陛下。使

海內憤鬱之氣積而不發。宜其有以感動天地之和矣。臣願陛下上稽天意。下順人心。於此三者皆畱聖念。奉事皇太后。愈加孝謹。務得歡心。諸長公主時加存撫。無令失所。總攬大柄。勿以假人。選用英俊。循名責實。賞功罰罪。捨小取大。刻塞繁倖。一新大政。延納讜言。虛心從善。皆行之以至誠。非特爲空言而已。夫至誠可以動金石。而况人乎。不誠不足以感匹夫。而况天乎。詩云。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願敬之。天雖至高。視聽甚邇。人之所爲。發於中心。則天

已知之。固不待見其容貌。形於聲音也。陛下果能盡誠於此。則聖德日新。令名四達。人心旣悅。天道自和。百穀蕃昌。嘉瑞並至。豈夷率服。福流子孫矣。臣自知不才。無補朝廷。然不敢遂自塞。黜復有所陳。唯陛下裁察。

仁宗配明堂議

治平元年正月時翰林學士王圭請以白宗配享明堂。知

制書錢公輔以爲不可。御史中丞王疇從。申圭議尤知諫院與呂誥同上議。

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已訓高祖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與

詳據典禮可正諸家之謬

臣廷敬曰議禮  
之文不難引據  
經典其前嚴功  
實真氣沈澁為  
可貴耳

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  
為孝貴於得禮而已祭法有國氏禘黃帝而郊嚳祖  
禘祖禘項而宗高祖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  
而宗湯則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先儒謂  
禘郊祖宗皆奉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丘也  
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思  
我將皆周頌篇名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國以高  
祖配天後國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  
非建邦啓土及奄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國

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  
不敢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周  
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為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  
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  
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  
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  
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  
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  
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圓之后稷太

宗真宗爲帝者之宗比閭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納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爲逆祀書於春秋。魯僖公則公之兄文公二年八月大弗忌爲宗伯君况納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爲便。議上翰林侍讀學士孫琳請如前議詔從之尤說不

行

崇奉濮安懿王典禮議

治平二年六月時議

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尤獨奮筆立議珪卽劾吏以光手藥爲案

臣等謹按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親子也又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爲人後者

名義正大千古不磨

二天志

外司治世

王制舉世之

附大王撰書

禮義事仲

與許父宗

當立新制王

二進德不

五過群





正統紀  
高僧方岳貢曰  
博引經傳斷以  
已意有似劉子  
政

首臣爲股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大雅。棫。又云。愷愷君子。四方爲綱。阿篇。古之王者。設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以綱紀其外。尊卑有序。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爲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

取于陳子龍曰  
神宗純於吏制  
立事過公以教  
憂之論建宜其  
不相入也。此文  
大略與于略相  
承。與蘇用機體  
此則散行

大詳則盡其細。此自然之勢也。谷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卑陶。厥言君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曰。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祇祇。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可用。祇其可祇。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之職。重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

孤憤者  
大謂無  
不勝人  
卷之五  
六千餘

謹擇公卿牧伯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  
察公卿牧伯之賢愚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  
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王者所擇之人不爲多。所  
察之事不爲煩。此治事之要也。臣竊見陛下日出視  
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宮之後。竊聞亦  
不自閒。省闕天下奏事。羣臣章疏。進至昏夜。又御燭  
火。研味經史。博羣書。雖中宗高宗之不敢荒寧。文王  
日昃不暇食。臣以爲不能及也。然自踐阼以來。孜孜  
求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

宗創業垂統。爲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  
三司審官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運使知州知縣  
等衆官。以相統御。上下有敘。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  
下好使大臣奪小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  
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諂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  
施廢。而萬事所以隳頽者也。而陛下方用爲致治之  
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盡知朝廷之事。且  
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其餘陛下可  
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及錢穀

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爲三司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僞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富處之有道用之

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大臣悉取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爲姦農商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愁困於下衆心離駭將不復振矣且兩府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總若百官之職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爲無所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圍苑主課利乃使監牧使不屬羣牧司四圍苑不屬三司提

臣跪啓曰州郡  
之間使節旁午  
繁設之地吉察  
紛紜自未洽  
者以此為患夫  
別遣使臣者外  
不信其能臣也  
置撫事員役者  
內不信其大臣  
也可乎哉

舉司則在下者各得專權自恣而在上者為無所用  
矣。陛下方欲納天下於大治而使百官在上者不委  
其下在下者不稟其上能為治乎若此之類臣竊恐  
未得其體也。凡天下之事在一縣者當委知縣在一  
州者當委知州在一路者當委之轉運使在邊鄙者  
當委之將帥然後事乃可集何則久在其位識其人  
情知其物宜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信  
服故也。今朝廷每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  
之自為方畧責以成效而施其刑賞豈好別遣使者

銜命奔走旁午於道所至徒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  
必有益不若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不  
皆非使者所能素知臨時詢采於人詢者或遇公明  
忠信之人猶僅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開姦險之人是  
非為之倒置矣。此二者交集於前而使者不能辨  
也是以往往害事而少能為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  
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與一朝之議論積久  
之采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勢不同故也。其  
有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知能否或

雖知利害而不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情。苟策非已出。則媚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嘗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當其職之人。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功悉歸於首謀之人。我何有哉。此所

以爲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爲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使。卽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暨遣使者遠矣。若監司自爲姦慝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爲部內之人所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察得其實。監司有罪。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與。

無所廢。是只使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必得其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人。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

臣英口和平溫  
家之中而其真  
華清麗之氣溫  
公論事類如此  
尚端人正士之  
爲也

剛斷。則誠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諫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者。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而不當使左右視之。倘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舉拔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小人疑駭。

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福在已者耶。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切以爲過矣。夫公卿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奸臣密白陛下。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而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耶。且陛下昇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切恐未

必一一出聖志也。若乃姦邪貪狼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出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久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思也。以此觀之。面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已。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可不察也。陛下必欲威福在已。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既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能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



下清心平慮。釋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也。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已耶。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羣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羣臣百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苟不爲決。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

要在人主審其是非。取是而捨非。則安樂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羣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羣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適言是聽。維適言是爭。如彼策室。

於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小雅此言圖室之臣不知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人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國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心。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羣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羣下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於再至於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

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鎚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令。知本根。既植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雲謀殺其夫。有傷垂死。情無可愆。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為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為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收

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機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紜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雲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事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

法終於棄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根本之所致耶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歎而莫敢明言者臣以獨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爲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

辭職疏

王安石未退帝乃拜  
先樞密副使光祿

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

不逆作辭榮之語  
致爾可傳

宣賦道得曰韓琦以不改青苗  
辭安撫之職同  
馬先以不革新  
法固辭樞副之  
官此皆行人之  
所不能行苟非  
立心正大操守  
方正者烏克臻  
是哉

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驗動州縣，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

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宅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

### 乞省覽農民封事劄子

臣伏觀近降農民訴疾苦實封奏狀，王喬等一百五十道，除所訴重復外，俱已簽帖進入，竊惟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農夫寒呻熱耘，膏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育蠶，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

備言民事艱難以  
深斥新法之害周  
詳略則得無逐一  
楊之意

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蝻間爲之災。幸而收成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鬻婦所食者糠粃而不足。所衣者絺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畝。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游市井者。食甘服美。目視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畝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爲嗤鄙。誠可哀也。又况聚斂之臣。於租稅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

費。可不念哉。夫農者天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遠引前古。竊惟太宗皇帝嘗游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憊。無所隱避。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爲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咸平景德之治。爲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勅至今稱爲精

守漢王鑿曰入  
之討書可以繼  
幽風並無遺

為原道鴻道  
五長善下以  
中則立卷百八

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民之依蓋以一孟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大皇太后陛下深居九重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諫諍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繇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大皇太后陛下與皇帝陛下同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

問情偽靡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繇此為始矣取進止

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財物休和事下關尉府推鞠皆無事實欲勾元初巡祭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

雖然知體之論



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澗之議。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慎。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頽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饑。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懇愚狂瞽。

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

保業

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在昔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所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寔稽顙而爲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爲二。相參者。則爲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強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爲子孫萬世。



臣熙曰歷叙古今成敗千七百餘年如指掌極其詳盡識論明切

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驕情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秦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潰糜。秦隋之季是也。情者沉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揉。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閭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爲天下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

年而復爲漢。更始不能相保。光武誅除僭僞。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合而爲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羣胡乘機。濁亂中原。散爲六七。聚爲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爲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

代已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爲君臣實  
爲讐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頹絕五常殄滅懷  
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  
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  
者幾希於是太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被  
甲胄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  
暇飽寢不遑安以爲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  
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  
迹復混而爲一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

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  
間時時有小禍亂不可勝數國家自平河陳以來八  
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  
今日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爲先人所營  
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祖宗艱難之  
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  
予臨兆民稟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五子之歌周書曰心之  
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君牙願陛下夙興夜寐  
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

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

惜時

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故能保其令問。未久無疆也。凡守太平

之業。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爲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闕鍵。旣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欲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亘千萬年。無頽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闕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法。苟不稟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

以擊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適今不爲。已。迺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小雅。小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

遠謀

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

既濟象辭

書曰。遠乃猷。詩曰。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大雅

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

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

禪販之人。猶如早則資舟。水則資車。

二語見史記貨殖傳

夏則

儲糞。冬則儲綿絮。彼偷生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

儀寒者。雖與之共爲編戶。貧富必不侔矣。况爲天下

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乎。臣竊見

國家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饑饉。餓殍盈野。則

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志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

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年穀登明王舉萬壽之觴於上羣公百官歌太平縱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爲長無可憂之事矣嗚呼使自今以往四夷不復犯邊水旱不復爲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下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閒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儼催游豫則將帥可任者爲誰牧守可倚者爲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

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四夷水旱事之細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亦嘗畱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聽言百里維此愚人復狂以喜大雅桑柔篇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之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似迂則人皆忽之其爲害至慘也而無攻身之急爲利至大也而無且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手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

計莫肯爲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所以痛心泣血。日夜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爲天下之勢。方病大瘡。又苦蹠蓋。又類辟。且病痲。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夫今不治。必爲痲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業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

重微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消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始也。冰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爲林鐘。於曆爲建未之月。陽

瑛山丘澤曰九  
子告魯君謂平  
且視朝慮其危  
難一物失理亂  
亡之端以此思  
憂憂可知矣憂  
人君惟不知憂  
也故不知所慮  
常夫安適之禍  
知有亂亡之禍  
則必憂之矣憂  
之則慮之慮之  
於無事之時而  
尋其端緒之所  
自起究其流弊  
之所必至如先  
兩言之六事類  
類而長之縱橫

而慮之遠計其  
未然而害遠探  
其將至之患千  
里之外如在目  
前百年之遠如  
在旦夕事事而  
思之惟思一物  
之失理汲汲而  
已之惟思頭尖  
之尚在不玩狎  
而因循不苟且  
而姑息如其則  
命之於廟堂而  
德冒四海治之  
於今日而禍流  
萬世尚何危難  
之有哉

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  
履霜堅冰至言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亂於未成  
也繁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  
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魯哀公曰昨爽風興正其  
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  
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州團練  
使王繼恩討闡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太宗不  
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  
之漸也特置宣政使以授之眞宗皇帝欲與章穆皇

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  
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耗  
散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眞宗深以爲善遂止由  
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  
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  
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爲功及在血脉  
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  
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  
爲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

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夫晏安  
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  
啓僥倖之徒附耳屏語開譏賊之門不惜名器尊僭  
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  
朝夕狎玩未視其害日增月益遂至深固此知而革  
之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幾之至重覽大易之  
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蚤從  
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歎則可以隆之於廟堂而德  
言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

顯大豈不美哉

務實

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梓材此言  
爲國家者必先實而後文也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  
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紀綱禮之實  
也和上下親遠近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  
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  
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  
諫之實也選勇敢習戰鬪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



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今遠方窮民轉死於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廣脩，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彫績文物，脩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羣心乖戾，元元怨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爲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混，殺而鈎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禁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愆，糾擿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州野，而考校文辭，指決聲病。

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遠，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查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木失而未在，譬猶膠板爲舟，搏土爲楫，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渙然，信可觀矣。若以之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

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網紀使下無有覲心移易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歸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謏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選智將揀勇士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彩之飾歌頌之聲眩惑愚俗之耳目哉

乞改求諫詔書劄子

元豐八年

臣先於三月三十日土言乞下詔書廣開言路今到

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詔書賜臣看閱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納豈獨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然臣伏讀詔書其間有恩心未安者不敢不冒萬死極端以聞竊見詔書始末之言固盡善矣中間有云若乃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則觀望朝廷之意以微幸希進下則銜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審出於此苟不懲艾必能亂俗害治然則黜罰之行是亦不得已也臣聞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無所疑忌忠臣竭誠以事其上而無所畏

避。故情無不通。言無不盡。今詔書未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羣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有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銜感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

下之士。益箝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榜朝堂。自非趨朝之人。莫之得見。所詢者狹。伏望聖明於詔書中刪去中間一節。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陛下務在求諫。無拒諫之心。各盡所懷。不憂黜罰。如此則中外之事。遠近之情。如指諸掌矣。取進止。

知人論

考制度。習威儀。辨牢儀之等。詳遵豆之數。此宗人之職也。察清濁。別正邪。協律呂之音。肆綴兆之容。此太

用筆如削犀裁象  
新然有勢

師之職也。練士卒，簡器械，戰必勝，攻必取，此將帥之職也。明法令，審獄訟，禁強禦，誅姦回，此士師之職也。豐衣食，衍貨財，通有無，紓滯積，此司會之職也。便舟輿，利器械，守法度，禁淫巧，此工師之職也。考龜筮，占祿祥，相吉尚，視休咎，此太卜之職也。謹蓋藏，客出納，治文書，精會計，此府史之職也。若夫選賢而進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賞，敗官者誅，此則人君之職也。夫天下至廣也，兆民至衆也，萬機至繁也，而天子兼而有之，必將以一人之耳目智力爲之，則所及者寡，所

廢者多矣。是以明主擇輔，佐以論官，師論官，師以正羣吏，正羣吏以和萬民，則治約而事無曠矣。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則臣良矣。良則事康也。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又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此爲人君急於知人，緩於知事也。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

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聲於官也。是以奚荀子曰：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賈曰：積日也。徹日而使條治，詳備一日而委曲列之。無差也。是所以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遊玩安燕之樂。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是夫人主之職也。以上黃帝于王朝篇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

臣說學曰：大食以勞於求才，遂於任人立說。然元祐得之於陳水而照寧夫之於臨川，故曰知人之明不可學也。

者也。人主得使人爲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以是統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自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勤，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揔方而議，則天子恭已

而已矣。由是言之。人君之事守。莫大於知人也。昔者舜導百川。不如禹。殖百穀。不如稷。布五教。不如契。聽五刑。不如皋陶。典百工。不如垂。典山澤。不如益。典禮不如伯夷。典樂。不如夔。然而明此八者之本能。知其人。而任使之者。舜也。譬如車之有轂。宮之有棟。人之有心。此羣聖所以爲之役而歸之功也。嗚呼。帝王之事。美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齊桓公兄弟爭國。暴於豺狼。閭門不治。甚於狗彘。然獨能知管仲之賢。舉國而委之。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是以兵車之會三。乘

人二便不...  
林...  
水...  
天...  
...

車之會六。指麾左右。而諸侯莫敢不從。後世言桓公者。徒知其賢。而不復知其惡也。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佗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齊文宣帝荒淫狂悖。甚於桀紂。然而楊楮之賢。悉以國事委之。時人以爲主昏於上。政清於下。凡此皆淫昏暴亂之君也。徒以能知賢人而用之。大者以弱。其次以安。小者以存。况乎以聖君而用賢臣。是猶王良之御六驥。蓬蒙之關繫弱。關繫弱。關繫同。孟賁之揮干將。何適

而不達。何射而不中。何擊而不斷哉。或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則既知之矣。抑以堯之聖而失之。四凶。孔子之聖而失之。宰我。子羽。夫人。豈易知也哉。曰。是則然矣。夫射者。必志於的。弓矢既調。專精審固。而發之。雖或不中。亦鮮矣。與夫冥冥而射者。不猶愈乎。昔臯陶。陳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肅。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厥敬。六德。堯采有邦。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孔子曰。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是亦知人之術也。顧人主不深察而已矣。

范鎮

字景仁。咸平軍。豐人。仁宗朝舉進士。歷官

至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臨大節。大議。爲於行義。雖在帝前。無所屈。勸仁宗建儲。章凡十九。待命百餘日。鬚髮盡白。依奏乃已。神宗朝。力諫青

前之害。遂致罷職。  
請裁冗官。冗兵。疏。

臣比嘗建議。方今官冗兵多。民力不堪。請詔中書樞

洞中當時情事。成  
明快如此。其欲寬

民力以爲備尤爲  
國家本計

密大臣斟酌裁抑。及今累月不報。退自伏念當世之務。莫急於此。而朝廷恬然不以爲怪。此臣區區不得隱默也。夫慮之有素。爲之有備。事至而應。則安靜而詳。實慮之無素。爲之無備。事至而應。則倉猝而乖忤。大抵近事多失於倉猝。而不安靜者。慮之不先備之。不豫也。前日契丹使至。虛言紛紛。朝廷自顧國用之不足。民力之凋弊。無以待之也。大臣不知計之所從。於是乎請募兵。以自塞責。是何異欲救火而益以薪流之濁。而復撓其源也。景德中。契丹內寇。顯夏不臣。

臣杜誥曰。機完  
食以紓民困。乃  
陳精切奏。胡令  
人心日勞。然史  
見筆鋒犀利

是時兵不滿五十萬。西備北禦。沛然有餘。今兵倍之矣。而尚若不足者。臣不識所謂也。虜才遣一介之使。而增益者又數萬。及其去也。中外相慶。謂爲無事。殊不知新兵之費。歲損已百萬緡矣。其費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一出於民也。方愁苦之時。又重賦之。以爲備豫計者。未見其可也。此所謂倉猝而乖忤也。兵不在衆。在練之與將如何爾。儼智高寇嶺南。前後遣將不知幾輩。遣兵不知幾萬。亡奔走。北不可勝紀。陛下親遣狄青。然而卒能取勝者。蕃落



數百騎耳。此兵不在衆，近事之効也。陛下何不持此說以詰大臣之益兵者？臣愚以為備契丹莫若寬河，備河東之民備鹽夏莫若寬關，關之民備雲南莫若寬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民力寬則知自愛，雖有外虞，人人可爲兵。用人人自愛之兵以禦外虞，何往而不克？何征而不服哉？古人所謂猶手臂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者，用此兵也。臣所謂慮之有素爲之有備者，此也。今夫官所以養民者也，兵所以衛民者也，今養民衛民者反殘民矣，而大臣

不知救民，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近年以來，地震震動，河不軌道，日月星辰，論見於天，皆民之感也。伏請明勅大臣，求所以息民之術，以應天地之變，而爲宗廟社稷計。臣不勝大願。大旨兵舉貴當是王德用事見皇祐元年十二月

再陳官冗兵多疏

伏見今歲無麥苗，朝廷放稅免役，及以常平倉軍食拯貸，存卹之恩，不爲不至矣。然而人民流離，父母妻子不能相保者，平居無事時，不少寬其力役，輕其租

詳復推原文勢愈繁而用意愈切殆拯災之本術絃圖之樂言也

臣廷敬曰前疏  
事已詳言其但  
及費中說其但  
自足節解勿難  
筆力健學無供  
豈辭以自飾也

賦歲雖大熟使民不得終歲之飽及少歉雖加重施  
固已不及事矣此無他重斂之政在前也今特一穀  
不熟爾而流民如此就使九穀皆不熟朝廷將如之  
何臣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而  
怨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與土木  
之費廣而經制不立也又聞閩粵等處蝗蝻復生  
亦由貪政之所感也天意以爲貪政之取民猶蝗蝻  
之食苗故頻年生蝗蝻以覺悟陛下也春秋書秋初  
稅畝冬蠶生說者以爲緣履畝而生此所謂貪政之

威也國家自陝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頗重及近年  
不惜高爵重祿假借匪人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  
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此昔貪政也  
貪政之發於培克暴虐此民所以怨也所以干天地  
之和也水旱之所以作也臣前此言官冗兵多民困  
者屢矣未蒙報下伏乞陛下勅大臣檢臣前所上章  
考今官數兵數與賦入之數立爲經制又罷土木之  
費民得足食而少休息則天地之和至今古之言太  
平者止於使民之足食也今誠能立經制省官與兵

正德成禮之六故  
詞不玷於義切

節土木之費。使民足食。陛下高拱深居。而未平可坐。致。願陛下責任大臣。何如爾。我三代以後。相臣德業首諸尊。惟司馬光足以匹之。陳壽之評亮文也。曰。答歸之。莫隆而雅。開公之詰。煩百悉。今觀光之文。亦可謂煩悉矣。其心力卒於通鑑一書。而其奏賦皆切直。精當以經術經世務者。宋嘉日。溫公可謂知仁勇也。蓋因按世何等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集攷多不勝載。其尤者蓋其自謂如人參甘草。可以愈病者。蓋矣。范鎮平生與光相得甚。願議論如出一口。照亭元豐之間。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光與鎮二人。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毅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讀其文。可想見也。

范百祿 字子功。鎮學士。拜宗朝進士。歷官至翰林學士。神宗中書侍郎。

對制科策 時治平水災大旱。臣方議橫禮。

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魯莊公月桓公楹。又刻其稱。以自夸。大天。虜是而大水。夫傅倫非與。猶不卑其先君。其變且若是。况今朝廷陳奏。顯言欲為兩統。貳父之舉。簡宗廟者。豈有愈於斯耶。昔漢孝哀尊共皇。而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德皇。而京師及郡國二十九大水。孝成尊崇皇。而六郡地裂。水湧井溢。又明年。平原王以奉崇皇祀。尊馬氏為崇園貴人。而京師雨水。孝靈尊仁皇。而京師大水。歷考數者之異。若有期會而至。異世同驗。密如符節。彼衰世之

主豈足爲昭代之所取而復道之哉。然足以明天心  
之不易也。今之爲異。先事而發。有以見上天開祐有  
道之意。豈不昭昭歟。陛下之於漢安。懿王情可以殺  
而禮不可加也。恩可以斷而義不可以隆也。禮爲人  
後者。爲之子。陛下父事先帝而繼體承祧。占者特重  
大宗。則降其私親。太宗隆也。小宗殺也。天地宗廟社  
稷之祀重也。門內之期輕也。宜殺而隆之。宜輕而重  
之。則不得於先王之禮矣。不得於先王之禮。則不得  
於人心。不得於人心。則不得於天意。此變異之所從

來也。陛下明詔罪已。以來直言。冀以答塞天變。今臘  
月矣。然未聞朝廷有所改修。將有司之未嘗言耶。抑  
言之而朝廷弗之行耶。有司而不言。則是有司不良  
以負陛下也。言之而朝廷弗行。則是朝廷之不畏天  
變也。有司負陛下。則有責朝廷。不畏天變。則天之責  
將何以復之耶。臣竊以是爲過矣。朝廷無艱乎改之  
而已。古之聖帝明王。未嘗無過。然而貴乎能改。是其  
所以爲聖帝明王也。商湯之過。以旱災而改。中宗之  
過。以拱木而改。高宗之過。以雉雉而改。成王之過。以

臣英曰古未鈔  
錯詞意數節宜  
文之以半骨勝  
者

雷風而改。宣王之過。以雲漢而改。此五帝王者。皆不能無過。然而或致太平。或為中興。榮華訖今。歌頌不已。惟其能改過也。夫今之過。特有司過言而陛下未有過行也。是非世俗之所謂過也。蓋仁者之情。爾孔子曰。觀過知仁。今而改之。深詔有司。勿復議追尊事。以禮言之。上不失尊天地社稷宗廟一統之大義。以仁言之。則不失思慕閭閻。顧復罔極之厚恩。臣愚請因漢安懿王建國為之立長。以為嗣王。世世奉祀。安懿王。永為一國太祖。則神靈享於禮義。人心悅而天

意解矣。大雨之肯何用禳哉。

Palmer-Buckley  
Peking edition  
北平清文館叢書

古文淵鑿卷第四十四 終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古文淵鑿卷第四十五目錄

宋

歐陽修

勸學詔

苑茶禁詔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乞補館職劄子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上范司諫書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本論

爲君難論上

爲君難論下

縱囚論

唐書兵志論

唐書禮樂志論

唐書藝文志論

唐書食貨志論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論

五代史馮道傳論

五代史周臣傳論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

五代史宦者傳論

五代史伶官傳論

朋黨論

送徐無黨南歸序



吉州新學記

王彥章畫像記

豐樂亭記

胡先生墓表

瀧岡阡表

終

古文淵鑿卷第四十五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因

歐陽修

字永叔，臨潯人。仁宗朝舉進士，試南宮

第，歷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以大  
千少師致仕。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放逐流  
錮，至于再三，志氣自若。困與百年，而文章體  
裁猶仍五季餘習。修出一  
洗早，弒天下，俞然師尊之。

勸學詔

慶曆四年四月詔天下州縣立學，更  
定科舉法。用宋祁、王拱辰、張方、千歐

計酌得宜意頗近古

勝修等  
言也

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源。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彙俊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敦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患。議者屢以爲言。比令詳酌。仍詔政事府參定。皆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說。簡程式則閱博者可

見其才。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才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才。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脩業。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爲永式。

弛茶禁詔

嘉祐四年二月。先是茶爲官權。禁私販。其嚴歲報刑。殊不可勝計。閩

戶困於征。夙往往破產。遂匿棄。滿臣何兩王嘉麟等。先後上議。請罷給茶本錢。發園

處周細事言復仁  
論

戶貿易而官收租錢下三司議三司言茶  
課給本收利所獲甚微而煩擾為患閭戶  
輸納侵害日甚小民趨利犯法益繁宜約  
歲入息錢之數均賦茶民恣其買賣所在  
收算而不給  
本錢遂下詔

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  
國家無事刑法以清自國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  
垂二百年如間比來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  
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取犯者實繁  
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以江湖之間輻員數千里為  
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

就問之而皆嘩然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  
二近臣件析其狀朕猶若憐然又於歲輸裁減其課  
使得饒阜以相為生刻去禁條俾通商利歷世之弊  
一旦以除著為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  
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  
官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識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  
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

漢儒於經學文章  
微結底為有功而  
間引微結未克取  
却此論自是早識

瓊山丘濬曰秦漢以來之六經所以至於今日者實賴孔道達之正義世之學者因得以方見古人之訓誥義例而知其名

物度勢之詳舉其間各取雖說異之言如歐陽氏所言者然未子謂漢魏諸儒正音清通訓誥考制度辨名物學者苟不先涉其說則亦何以用功於此則其書亦世之不可無者也第欲中擇耳

未篤不稱朝廷願賢與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不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後其女傳言教亂籀人語與籀則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洎置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義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

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識釋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說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據李燾長編嘉祐六年四月

或言樞密副使陳旭陰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得大用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右司諫趙抃兵部員外郎兼知御史知雜事范師道殿中侍御史呂誥交章言旭爲諫官阿附貴戚及知開封府恣行請託旭奏辨上曰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邪介等言不已當兩罷之於是出旭知定州介知洪州抃知虔州師道知福州○按宋史介師道俱作陶升之蓋唐介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而改也

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

於我虎野徐中見其共亂論事極中疑會

薛子陳子龍曰當時公在樞府而奏奉以諫官爲言大臣爲國之心可謂極矣

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

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

臣曰絕去。是猶辭職。固是惜人材。有國治化不後。取言之氣。

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罰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領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嘗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

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

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未末。過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瘴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至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來復。今三人者又以言罷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

思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爲不然。至於去歲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比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

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乞補館職劄子

治平三年上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

語言如扇可謂其  
風肆好者矣



者竭其力。有職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眾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向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脩。

務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適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誦。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列如別劄。欲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迂府覽。或有可采。乞嘗賜畱。

從四人事時頗飲  
慮一一引紅更不  
自立議論違商鞅  
切

永心業通曰國  
初宰相非重堂  
諱侍從莫敢議  
朝士不平屢有  
致辱如盧多遜  
趙昌言王禹偁  
宋琪胡旦李昌  
齡孔道輔更勝  
迭負然終不能  
損廟堂之勢至  
范仲淹空一時  
可為賢者而爭  
之天下議論相  
因而起朝廷不  
能主令而勢始  
輕矣雖賢否邪  
正不同要為臣  
下攻上為名節

意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慶曆五年正月

杜衍以御史中丞王拱辰右正言錢逸等  
先後論劾也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鄆州

知鄆州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  
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  
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陛下素所  
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  
之賢而不聞其可能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

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  
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  
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  
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指  
以為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  
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  
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  
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  
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

地可也而未始為國家計也然范韓既以此取勝及其自得用臺諫侍從方錄其跡朝廷每立一事則是非蜂起詳然不安夫為循方岳貢曰力被朋黨專權四字舉其實事而明之更為洞

缺

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為朋黨也蓋行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厥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矧則明敏而果饒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

人者所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聞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

尹洙而非劉滂仲淹則是劉滂而非尹洙慶曆三年十一月陝西生戶獻水洛城內殿崇真劉滂請修之以通秦州滂原路安撫使韓琦以為勞費無益請遣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彥博尹洙狄青等洙等皆以為不便詔罷其役洎言蕃部請自備財力修城不肯止役洙城滂請聞仲淹奏釋之令葺攻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聞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

行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

臣先學曰君子  
小人各有其類  
君子之氣故  
當義而必爭小  
人苟利故見利  
而必燕茲私論  
四人之不同所  
以深伏明堂之  
疑也

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  
臣必貪位。自陛下名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  
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  
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  
見其避讓。大槩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  
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  
事。乃特開天章。名爲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  
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  
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

之弼等遲回。又近二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  
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  
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銳。然亦  
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  
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  
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  
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  
宣撫。聖朝嘗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  
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機。違盟而動。

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脩。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

賀於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疏入不爲朋黨者益悉焉

上范司諫書

范仲淹其先自歸州徙吳興舉進士累官秘閣校理天聖七年

以請太后還政通判河中府徙陳州太后崩名爲右司諫

宋 上范司諫書

情義醇厚文思宏雅大家中有數文

晦巷朱熹曰歐陽公上同謀書其中却自夷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關冗無充惡狀先舉上歐陽公書云執事之紆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耳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

揆安插性復曲折而條達流暢無所間斷蓋論辨定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卓然自爲一家之文也

東坡黃震曰鋪叙有法與昌黎爭臣論未衷

耳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於殿階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譴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

臺山謝枋得曰  
歐陽公文章為  
一代宗仰然成  
聲欲錫韜光沉  
之奇奇怪惟可  
喜可愕學鮮不  
成亦不庸虛學  
歐不成必無精  
來獨上范同陳  
書相實論春秋  
論經因論氣力  
健光較長可以  
發才氣可以生  
議論

瘦山丘澤曰全  
世謀官雖無定  
職然國家設立  
六科以言責封  
之凡內而百司  
外而藩郡應有  
封章無有不短  
由者備列卷內  
近待訪殿陛日  
近清光咫尺天  
顏上無所干屬  
下有可分理歐  
陽修所謂爭是  
非於殿陛之間  
者也必也不復  
寫費次則重知  
名節次則就知  
治體如是則上

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  
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  
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  
冊路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  
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  
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  
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  
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路之士大夫能料於  
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

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  
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議修獨以  
爲不然嘗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已五年後又二年  
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耳  
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疆臣羅列天  
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  
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  
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  
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

而君德必有許  
助下而朝政必  
無所缺矣

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  
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  
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  
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  
聞正義而樂誣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使天下知朝  
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  
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嘗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  
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單不得言得言矣又曰  
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

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議一陳昌言以塞  
重望且解滯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  
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  
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苟卿孟軻  
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  
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  
善文其謳歌以傳指屈原指屈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

有起代有國國氣  
雄而華容

劉禹之曰  
萬空唐累之文



鹿門茅坤曰其  
機軸自易然送  
玉東野未而思  
尤婉而正

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  
世益薄或衰下迄園隋其間亦時有善文其言以  
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  
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  
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  
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箇圓易載  
九聖應儀氏神農氏黃帝堯舜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  
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隨之辭載風雅國之徒各載  
其時王聲明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

臣英曰庶敘商  
代藉文詞以行  
遠者由經史  
以見鋪揚故史  
詞色鴻猷編類  
乎此也其文情  
復跌宕可喜真  
磊落而英多

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國  
之典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  
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  
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  
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  
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  
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旣  
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  
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

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待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夢得劉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

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本論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載。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誓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

揚出禮義。字凡  
歐陽爲字有本領  
處以此學昌黎之  
後或信或落之  
聲非真名教厥功  
亦小

東漢黃憲曰攻佛法之害政易佛教之害人心晦廢之說蓋之不能明言其所以害而徒疾聲大呼以洩其憤者石祖抹之說蓋之政陽公斯謂上傅魯黎斯文之傳者正以開佛一事然本論不過說為崇改易新說而造以消到為崇如謂關息兵惟飲之縱而曰哉修

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說也昔堯舜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以征賦

政事者國鳴呼殆所謂能言耶揚墨者皆聖人之徒歟

東郭鄒守益曰作文須尋得頭腦意思端正然後措辭練句斯工於文者也歐陽子得此法變正文體從孟子正經上發出許多議論非有的見者不能

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

虞山丘濬曰佛  
去我中國幾萬  
里其勢無由至  
中國其軍之入  
吾中國者中國  
之人也令其法  
行乎中國千餘  
年其勢已堅牢  
不可動搖其言  
入人心已深而  
其象設屋宇在  
人耳目者已繁  
一旦欲去其勢  
誠難歐陽氏欲  
慘補吾政教之  
闕處者誠反本  
之論然吾政教  
之闕且處非一

日一旦復其千  
年之故非假之  
十百年不能也  
十百年中其若  
其相豈皆卓然  
不惑者莫若堯  
為家鄉之禮明  
布天下使家家  
行古禮其勢自  
東此則朝令而  
夕可行也積數  
十年人皆知吾  
禮之簡往而覺  
彼法之勞雖有  
損於財無益於  
事自然虛置而  
不振英君誼時  
有志於世教

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  
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  
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  
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  
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浴  
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  
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  
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  
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

有此具也。及國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  
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  
防民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于有餘歲之間。  
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  
而兼井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嫁喪祭鄉射  
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  
有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  
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  
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

開邪說者出於  
其間舉韓子所  
謂人其人夫其  
書處其居之說  
乘其棄而去之  
則中國三代道  
德之教禮義之  
俗頓然復失

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啟之曰佛是  
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  
惑者。方艱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  
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福於天下。豈一人  
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  
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  
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  
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  
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功。

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  
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狡。其中心  
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恥然柔懦。進趨畏怯。  
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  
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熱。中心  
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  
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  
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爲君難論上

爲君難論上

三



臣照曰用人難  
知人尤難知人  
則皆能官人舉  
陶之所以陳謀  
也此篇專託人  
心微取舍而歸  
重知人之意非  
然可思

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  
慕容垂者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  
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鄴爾  
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  
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  
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  
時後唐潯泰帝患晉祖之鎮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  
跋扈議欲徙之於鄆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  
意必欲徙之夜召嘗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

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  
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  
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  
制徙晉祖於鄆州明且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  
日而晉祖反書至潯泰帝愛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  
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顛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  
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  
能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  
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符堅欲與慕容垂

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  
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  
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  
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蜀之臣民非之也。  
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  
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  
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  
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傲國怨乎。曰。請言其難。  
曰。夫爲君難論。下曰。臣聞於合。故。三。平。不。效。難。

議論與故實相經  
鑄鐵法舉以上篇

升卷揚慎曰子  
由君術論正其  
與意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  
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此非聽  
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  
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  
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  
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  
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  
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  
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



虎門茅坤曰此  
言聽言之難以  
上二篇並引傳  
記原文以爲議  
論而于中畧熟  
擬數言自是一  
體若史遺之傳  
伯夷却又通篇  
以議論爲故事  
正與此互相發  
明

臣惟學曰新進  
勇銳暗指王廷  
諸人盡安石之  
續周禮無與論  
括之續父書其  
言可聽而實不  
可用也足以戒  
矣

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  
遂以括爲將其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  
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  
四十萬人阬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  
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  
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秦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  
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  
問老将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  
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

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頤陽已而信大爲秦人所敗  
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怒自駕如頤陽謝翦因強起  
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  
而往遂以滅秦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  
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  
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  
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  
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棄用新進忽棄老  
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

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攷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為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用括為將。以代頗。蔣相如力諫。以為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蔣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商夫用人之失。

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收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二篇皆為王安石而發。

縱囚論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

以繁所之筆我  
聖而有力  
平遠極王  
萬萬不  
人下  
四  
貴

東坡黃裳曰  
論上下相賊  
惡太甚要足三  
代後賊事若夫  
聖人不立異以  
為高不違情以  
于繁則至論也

泰山謝枋得曰  
文有氣力有光  
誠可以發人才  
氣譽於立論

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求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

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違情以于譽。其

唐書兵志論

漢流得失洞然指掌

鹿門茅坤曰唐兵三變處如指掌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時制變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爲而考其法制雖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團立府兵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團衰王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夫置兵所以止亂及其

弊也適足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貞觀十年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傾以折衝果殺郡尉分番入衛京師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後兵散於府兵後廢而爲彊騎高宗末用府兵稱彊於朝府兵後廢而爲彊騎下久不用府兵番役多不以時開元中宰相張說請募士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明年又更號曰彊騎廢而方鎮之兵盛矣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開初邊將屯戍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道置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後更爲大都督未幾後節度使由是方鎮及其末也疆臣悍相望大者連城數十天子不能制

錄次淹洽而妙有  
節錄

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圍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卒營陣車騎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廢置得失。終始治亂興滅之迹。以爲後世戒云。

唐書禮樂志論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

禮。禮樂未衰曰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

禮山丘澤曰修爲此言可爲蓋古今禮樂之事。後世君臣有志於復三代之治者。其尚視此言。爲準則。商革後世苟簡之政。而必以禮樂爲本。凡其所以施於政治之間者。或寓三代禮樂之

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歡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典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禮樂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舊間。

意於中庶幾令  
世我見古昔之  
威治豈非萬世  
之幸哉

康門茅坤曰古  
禮之亡久矣歐  
宗於此亦無暇  
觀

禮之亡久矣歐  
宗於此亦無暇  
觀

禮之亡久矣歐  
宗於此亦無暇  
觀

長連教曰禮樂  
之用自朝廷及  
里巷無事不由  
政治所謂達於  
天下也推則化  
民爲務皆隨官  
切不同音兩生  
之言

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卽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隆登揖讓。拜俛伏典之節。皆有司之事。前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况

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論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嗚呼。習其器而不知其意。忘其本而存其末。又不能備其所謂朝覲聘問射鄉食饗師田學校冠婚喪葬之禮。在者幾何。自梁以來。始以其當時所行。傳於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卽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舍房玄齡秘書監魏徵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

禮記卷之五十五 禮記卷之五十五 禮記卷之五十五

因禮十一篇是爲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杜正倫李義府中書侍郎李友益黃門侍郎劉祥道許圍師太子賓客許敬宗太常卿韋琨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爲顯慶禮其文雜以式令而義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傳會事旣施行議者皆以爲非上元三年詔復用貞觀禮由是終高宗世貞觀顯慶二禮兼行而有司臨事遠引古義與二禮參考增損之無復定制武氏中宗繼以亂敗無可言者博士掌禮備官而已玄宗開元十年以國子司業韋紹爲

禮儀使以掌五禮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岳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爲禮記不刊之書去聖久遠不可改易而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國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歷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爲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爲一百五十卷是爲大唐開元禮由是唐之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貞元中太常禮院修撰王溥考

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闡其壇屋  
陞降之序爲郊祀錄十卷元和十一年秘書郎修撰  
韋公肅又錄開元已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  
卷十三年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  
採元和以來三公士民婚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  
三十卷嗚呼考其文記可謂備矣以之施於貞觀開  
元之間亦可謂盛矣而不能至三代之隆者具其文  
而意不在焉此所謂禮樂爲虛名也哉

唐書藝文志論

根岩中却爲卷家  
之概自是歐陽本  
也

鹿門茅坤曰叙  
市中帶感慨處  
弟以發議論其  
機軸本史邇來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國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  
編脫亂訛闕學者莫得其本真於是諸儒章句之學  
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  
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王五帝  
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  
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  
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紬繆異而老子著書  
論道德接乎闕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  
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



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  
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  
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  
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  
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  
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聞之學者  
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  
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  
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精深閎博各

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  
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  
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  
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  
五六也可不惜哉

唐書食貨志論

古之善治其國而愛養斯民者必立經常簡易之法  
使上愛物以養其下下勉力以事其上上足而下不  
困故量人之力而授之田量地之產而取以給公上

正德故以雅解  
風可輔

藝文志卷  
唐書食貨志論

鹿門茅坤曰論  
逸文亦秩宥

量其入而出之。以爲用度之數。是三者常相須以濟而不可失。失其一。則不能守其二。及暴君庸主。縱其佚欲。而苟且之吏。從之變制。合時以取寵於其上。故用於上者無節。而取於下者無限。民竭其力而不能供。由是上愈不足。而下愈困。則財利之說興。而聚斂之臣用。記曰。寧畜盜臣。盜臣誠可惡。然一人之害爾。聚斂之臣用。則經常之法壞。而下不勝其弊焉。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武德七年。始定度田之制。中男授田二十畝。爲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四十畝。妻妾三十畝。爲戶者加二十畝。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世業授子孫。口分身死還

官更以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賦役之法。得丁收粟。給人。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賦役之法。得丁收粟。所產。或收後。納稅。各二丈。租三兩。或收布。二丈。四尺。麻三斤。謂之調。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直謂之。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雖不及三代之盛時。然亦可以爲經常之法也。及其弊也。兵冗官濫。爲之大竄。自天寶以來。大盜屢起。方鎮數叛。兵革之興。累世不息。而用度之數。不能節矣。加以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而經常之法。蕩然盡矣。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

自光遠鳴於治也  
極有維繫

分世業之田壤而爲兼井租庸調之法壤而爲兩稅  
廣德元年詔一戶二丁者免一丁地稅依舊每畝二  
升乾元中天下用兵百寮作爲減耗乃稅天下地青  
苗錢以充百司課料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  
田和糴鑄錢括苗權利借商進奉獻助無所不爲矣  
蓋愈煩而愈弊以至於亡焉

五代史前蜀王建世家論

嗚呼自秦漢以來學者多言祥瑞雖有善辯之士不  
能祛其惑也予讀蜀書至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世  
所謂王者之嘉瑞莫不畢出於其國異哉然考王氏

虎門茅坤曰讀  
韓公獲麟詳與  
此論世之言祥  
鳴者們心退夫

之所以興亡成敗者可以知之矣或以爲一王氏不  
足以當之則是時天下治亂可以知之矣龍之爲物  
也不見爲神以升雲行天爲得志今儼然暴露其  
形是不神也不上於天而下見於水中是失職也然  
其一何多歟可以爲妖矣鳳凰鳥之遠人者也昔舜  
治天下政成而民悅命夔作樂樂聲和鳥獸聞之皆  
鼓舞當是之時鳳凰適至舜之史因并記以爲美後  
世因以鳳來爲有道之應其後鳳凰數至或出於庸  
君繆政之時或出於危亡大亂之際是果爲瑞哉麟

獸之還人者也。昔魯哀公出獵，得之而不識，蓋索而獲之，非其自出也。故孔子書於春秋曰：西狩獲麟者，讓之也。西狩，非其遠也。獲麟，惡其盡取也。狩，必書地。而哀公馳騁所涉地多，不可徧以名舉。故書西以包衆地，謂其舉國之西皆至也。麟，人罕識之獸也。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至於不識之獸，皆搜索而獲之。故曰識之也。聖人已沒，而異端之說興，乃以麟爲王者之瑞，而附以符命讖緯詭怪之言。風嘗出於舜，以爲瑞，猶有說也。及其後出於亂世，則可以知其非。

瑞矣。若麟者，前有治國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世，未嘗一出。其一出而當亂世，然則孰知其爲瑞哉。龜玄物也，汚泥川澤不可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已多矣。騶虞，吾不知其何爲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圃，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夫彼人之惑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麟、鳳、龜、龍，王者

文既高妙而寓意  
特深

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者萃於闔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五代史馮道傳論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

鹿門茅坤曰。惜  
婦人女子以感  
慨當世儒生有  
三歎遺音

道長樂老斂。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

陳王彥章

劉仁贖

張繼德

魏王清史

彥超

張繼德

彥超

李道

李道

彥超

李道

李道

彥超

李道

李道

彥超

李道

李道

彥超

李道

李道

彥超

李道

李道

彥超

李道

李道

彥超

李道

李道

彥超

李道

李道

彥超

李道

李道

彥超

李道

李道

彥超

李道

李道

彥超

李道

李道

彥超

李道

李道

彥超

李道

李道

五代史周臣傳論  
而良宰  
而良宰  
而良宰

王疑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疑家雷簡之間爲魏州司戶參軍以疾卒于官疑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恸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卽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囊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

俾輸出之間後其  
歐文獨語處

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置節  
五代史周臣傳論而良宰  
嗚呼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蓋材待匠而成臣待君而用故曰治國譬之於奕知其用而置得其處者勝不知其用而置非其處者敗敗者臨基注目終日而勞心使善奕者視焉爲之易置其處則勝矣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與國所用亡國之臣也王朴之材誠可謂能矣不遇世宗何



伯厚王應麟曰  
歐陽子書唐六  
臣於唐亡之後  
賦其忌也朱子  
書晉廢士於晉  
亡之後表其節  
也一字之懲勸  
深矣

伯厚王應麟曰  
歐陽子曰始為  
朋黨之論者甚  
於作俑急考漢  
史蓋望之周堪  
劉更生同心謀  
議弘恭石顯歎  
望之等朋黨歎

尊極權勢朋黨  
二字始見於此  
遂為萬世之禍  
可謂一言喪邦

鹿門茅坤曰朋  
黨之禍至唐而  
極論朋黨之文  
至歐陽子而極  
文甚固而可見  
世情特透

何在哉當國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國從而亡。及國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國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執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逼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親戚之舊。謂之朋

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近。則為人主者。俛俛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



羊金得則夢金紫  
券金則寤金切  
如千穢萬堅穢流  
起則並非之章極

之執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  
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  
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之際是  
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  
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  
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

五代史宦者傳論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  
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其為心也專而忍。

覩

鹿門茅坤曰通  
篇如傾水舉於  
地而百孔千竅  
燕野不入其機  
澗而其情屯

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  
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  
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  
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  
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執日益孤。執孤則懼  
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  
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  
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  
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

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嘗○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執○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摔○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執○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左右軍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乘昭宗醉而作亂夫人宣化門掖帝封東宮迎皇太子監國矯宜昭宗命稱上皇故曰深於

抑揚頓挫中無限  
抑放文之神極龍  
門者

鹿門茅坤曰注  
宗雅心處與歐  
陽公之文可上  
爭千古

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五代史俗官傳論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李存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

晉王李克用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爾吾

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李克用表劉

仁恭爲國體軍節度使又明年克用徵其兵仁恭懼

焉託其使盡囚於原土之在國者克用由是恨之天

祐中克用乞盟於契丹會於雲州宴罷克用借兵以

擊仁恭契丹汗之易袍賜約爲兄弟其後劉封仁恭  
子守光爲國王實由仁恭先爲而背晉以歸契此三  
箇關節故克用自謂國所立也

五代史俗官傳論 卷之五



叙述實浮論斷記  
賢故能陰通事理  
判決難疑其中條  
什也

永心贊述曰歐  
陽氏則實論昔  
傳謂其能極小  
人之情狀故奸  
邪忌惡尤深蘇  
氏馬瑄論欲前

職元曜而無用  
其德檢自古小  
人害正比而仇  
君子人主必保  
獲愛惜每加警  
速使君子無以  
自安小人為害  
君子不為害也  
如春鷄地孔驚  
俗保稍不謹捕  
傷其者伺其隙  
而食之無歿矣  
孟子言齊穆公  
無人平于居之  
側則不能安于  
思齊公猶然况  
齊王乎

於是作朋  
黨論上之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食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誓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

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其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讎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泰誓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

鼓山丁真行曰  
神宗問君子小  
人之黨應誰對  
曰君子無黨舜  
之草木網罟相  
附必是草非松  
相也余嘗以其  
言驗之君子何  
以無黨無所用  
之也應是之  
禮我用舍聽之  
君相浮沉付之  
命數更併度之  
技能故職素相  
與則同心共濟  
出入相友明同  
道異則味有固  
結之歡辱齒之

披也何以黨為  
小人則利害得  
失滑於方寸之  
間而立身行己  
又無端辨可恃  
仗之無黨安可  
得哉嗟夫丈夫  
七尺之軀戴負  
履方奈何不為  
松柏而為蔓草  
哉

自持甚重故立論  
皆高人一層

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  
一大朋而圓用以與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四  
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  
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國之晚年漸起朋黨之  
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晏  
王溥趙崇王贊等三十  
餘人同日賜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  
此  
振語未全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  
忠之言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  
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

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  
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  
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  
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  
且大莫如圓然圓用此以與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夫與亡治亂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象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  
則同。一歸於腐壤。漸成氓滅而已。而象人之中。有聖

聞修王志堅曰  
張芸叟與石司  
理書云頃遊京  
師每聽歐陽文  
忠公王荊公司  
馬溫公之論于  
行義文史為多  
惟歐公多談史  
事久之不免有  
請學者之見先  
生莫不以道德  
文章為欲聞者  
今先生多教人  
以史事所未諭  
也公曰不然吾  
子異日臨事當  
自知之大抵文  
章止於潤身政

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眾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

事可以及物吾  
昔貶官夷陵欲  
求史漢一觀公  
私無有因取陳  
年公牘反覆觀  
之見其枉直乖  
錯不可勝數夷  
陵如此天下固  
可知也當時仰  
天誓心曰自爾  
遇事不敢忽也  
迨今二十餘年  
出入中外泰座  
三事今日以人  
望我必謂翰墨  
致身以我自觀  
竟是當時一言  
之報此序諄諄

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

以徒言為誠厚  
是此意處如公  
文學曾不自足  
而必求政事以  
及人非聖賢心  
事何以有此

前川唐順之曰  
六一公身臨此  
弊政言之親切  
如此

格為詞大波瀾卷

水沁黃道曰  
愈以來相承以  
碑誌序記為文  
章大典冊而記  
雖愈及宗元猶  
未能擅斯長也  
至歐曾王蘇始  
盡其變態如吉  
州學豐樂亭記  
峴臺道山亭記  
州與道州州情  
賦後辭遊之夫  
若超然登茲  
亭賞嘗臨竹石  
鐘山齊放四出  
其鋒不可當又  
闢紐繩約之不  
能齊而歐曾不

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石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擢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固以自警焉

吉州新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何宜先使坐而書以對八

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閣下勅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遠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為羞

遠也

東發黃裳曰吉  
州學記思凡道  
化之成

開脩王志堅曰  
林下偶談云和  
平之言雖工感  
祝之詞易好近  
世文人能魚之  
者惟歐陽公知  
吉州學記之類  
和平而王者也

如豐樂亭記之  
類感概而工者  
也然豐樂亭記  
意雖感概詞猶  
和平至於蘇子  
吳華序之類則  
純乎感慨矣乃  
若歐陽不平如  
王逢原悲傷無  
耶如邪居實則  
感慨而失之者  
也

臣杜鈞曰循張  
風俗得美由特  
學校之成與否  
皆王政之本也

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亦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固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固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長材堅斲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旣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固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贊揚天

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於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揅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人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與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無廢慢天子之詔而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固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



經有聲勢故語  
 語淡朴而通極  
 跡雖鉅覺之觀  
 則其體曰簡  
 則其意曰厚  
 則其氣曰清  
 則其神曰遠  
 則其味曰淡  
 則其韻曰長  
 則其法曰古  
 則其趣曰淡  
 則其味曰淡  
 則其韻曰長  
 則其法曰古  
 則其趣曰淡

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  
 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賓  
 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  
 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  
 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王彥章畫像記  
 大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  
 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鄆州之管城晉天福二  
 年始贈太師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

荆川唐順之曰  
 此文凡五段一  
 段是摠叙其甚  
 二段是言其甚  
 全節三段是辨  
 其事四段是言  
 其善出奇第五  
 段是寺中書畫  
 之事而通篇以  
 忠節善戰分而  
 項然不見兼述

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梁末帝嘗與  
 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

梁之大臣老将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恚心而梁  
 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

必不少屈自梁失國與國失河志雖不就卒死  
 以忠公既死而梁亦微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

而更十有三君高祖出帝世宗明宗愍帝廢帝  
 宗恭五易國而八姓高祖出帝世宗明宗愍帝廢帝

郭氏世宗柴氏高祖出帝世宗明宗愍帝廢帝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汚其身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王彥章畫像記



有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嘗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

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猶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尚想乎其人。况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於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歸美國家太平以  
為樂之由五古  
有體而俯仰盡更  
步開情遊韻

豐樂亭記

修既治之明年夏始飲水而甘問諸人得於  
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  
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滄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  
之於是疏泉鑿石開地以為亭而與隱人往遊其間  
潏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  
圓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  
暉姚鳳於東門之外遂以平之修嘗考其山川按  
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闕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

次荒林帶元曰  
此篇專歸功於  
上之功德第一  
節先叙滕之景  
以為亭第二節  
論濟為干戈用  
武之地第三節  
論聖宋平定之  
事第四節論民  
生豐樂皆上之  
功德第五節論  
隱人立亭共享  
豐年之樂第六  
節論宜上意以  
與民同樂所以  
名亭

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  
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  
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  
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盡矣今介於江澗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  
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  
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  
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  
於山谷之間乃日與隱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

鹿門字坤曰本  
守之文倍事益  
成概歐公本也

安史姚去之法見  
徐家學詩中與  
此事始明謂人  
必於其大者也  
如氣非事也

芳而蔭喬木。風霜米雪。刻露荷秀。四時之景。無不可  
愛。又幸其民樂其茂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  
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  
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思德。以與民共樂。刺  
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世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涪  
州。如皇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  
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

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

景祐明道及下慶  
曆皇祐嘉祐皆仁

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洲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

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

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

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

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洲取先生之法。以為

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

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傍官署以為學舍。禮部

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  
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  
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  
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先生初以  
白衣見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  
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爲保寧軍節  
度推官。遂居。闕學。召爲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  
太子中舍致仕。遷殿內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  
議樂。復以爲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又以疾辭。歲餘。

爲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  
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  
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  
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  
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爲榮。以四年六月  
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  
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簡陽蔡君  
謨具誌於幽室。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  
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

叙述先親情大略  
統今舉始千載如  
注可謂仁孝之言

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呂元明嘗言仁宗時賢士又擇其尤賢者專委掌教規矩之事胡處爲直講有旨專掌學政胡亦號別人物擇其過人遠甚人畏服者莫之激之又各因其所好類聚而別居之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皆以其類羣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出一義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近臣往往胡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

東發黃裳曰瀧岡阡表述其母記父之言謂祭而當不如養之薄則曰死做當家其生

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吾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

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旣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殞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孔者。劓汝而立於傍。劓謂如裁也。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敘

他子弟嘗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立學。石本謂國云。歐陽氏國之苗裔。國王無疆之子。歸封於魯。避國餘山之陽。爲歐陽。侯修之先。爲周州。齊盟人高祖名託。曾祖名相。祖名觀。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咸平其宗年號。爲道州判官。四

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



之詭國太夫人姓鄒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臨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縣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見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雷守南宗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

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國公太夫人進號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

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旣又載吾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併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故自

以古文倡於國，三百餘年修出而宗之。起五季，論卑氣弱之敝，由天聖、景祐間，大學體範異之。習士始知通經學古，功結於剞劂，開矣。其學長於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別白是非利害，故其文章皆與經術相發明。操斥佛老尤為知本。雖性道之精微，固有闕焉。然文家法度可謂盡矣。故言行錄利之曰：超然獨覺，家

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不見痕跡，自極其工。

古文淵鑒卷第四十五 終

Forrest's Bacteriology  
Fourth Edition  
大塚法太郎著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古文淵鑿卷第四十六

宋

劉造思末備雜王典甄

周惇頤宗皇帝書

卦太極圖說

張載太極合巽各語

西銘樂舞千恩武王書

與呂微仲書

程顥十事

論君道

答陳瑩中書

范育

正蒙序

終

古文淵鑿卷第四十六

御選

內閣學士秉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範學等奉

旨編注

宋

周惇頤

字茂叔，道州營道人。以舅任，歷官知開封府。

隨所居，號溪以名之。世稱爲濂溪先生。著《太極圖說》、《易說》、《中庸說》、《孟子說》、《二程子往受業焉》。

字伯初，從祀。

大極圖說圖見性理，朱震謂出於陳搏，歷傳

粘一靜字是周子  
殺人為學與農工  
夫始預是仁叢中  
正始為有本之學  
否則論於空符矣  
此可見先儒之言  
毫無瑣屑

虛谷朱熹曰此  
生之學其妙具  
於太極一圖通  
書之言亦皆此  
圖之風流清遠  
純先生之學致  
所著書特以作  
太極圖為稱首  
然則此圖當為  
先生書首無疑

以為周  
子自作

無極而太極。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  
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太極動而  
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  
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陽  
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有太  
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  
以質而語其生之原，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  
行之序，則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  
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各一其性，則渾然太  
於一物，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一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  
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  
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此言衆人具動靜之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  
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此  
聖人全動靜之德，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  
而常本之於靜也。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  
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  
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聖人作易，其  
此故引之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按六經四子之書，非  
有意於為文而為天

其之書  
其之書  
其之書

其之書  
其之書  
其之書

孔子嘗有言曰仁  
人乎天知事也  
銘精其誠而深  
必養期孔子之意  
根于誠為仁之體  
無有足乎此也  
伊川程頤曰西  
銘明理一而分  
林又曰西銘某  
得此意只是須  
得子厚如此筆  
力他人無緣做  
得孟子以機未  
有人及此

地之至文者也自孟子夫子歿聖學失傳於是道德文  
章分而為二則韓愈氏雖稱因文見道未能合而為  
一也自漸溪周子起而上承其統大極一圖乃其所  
學之精蘊橫渠張子與其同時並與自言發明道理  
惟命字雖西銘一書蓋雖未至於無意為文而醇乎  
于後方見有此兩篇蓋雖未至於無意為文而醇乎  
其醇義於有德之言也二程之文簡質渾厚大儒修  
辭立誠自非文士之所企及劉清之謂本朝惟有四  
辭文字軒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得序蓋困儒之  
推尊周張程之文如此所謂道德文章合而為一者  
也自是而後其徒相與闢揚師說  
要為追述之言而四子深遠矣

張載  
字厚園  
肉人  
舉進士  
呂公著薦為崇文  
院校書尋移疾去  
呂大防薦知太常禮院  
以議處不合歸少喜談兵  
又訪諸釋老  
而求之六經與二程語道學之要  
漢然自信  
盡棄異學  
淳如也為關中人  
土宗師世  
稱為橫渠先生  
淳初從祀孔子廟庭

西銘

張子常于學堂雙廡左書程墨右書訂  
頤伊川曰吳啟爭者也改曰東銘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  
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坤則此天地  
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  
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如已之兄弟矣曰吾與  
則其視之也亦  
吾其性之也亦  
如已之休戚矣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  
家相也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然繼承天地統理人  
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  
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  
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  
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惸

東銘  
西銘  
生





前古人事天地  
當如子之事父

天厚於我而使我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  
於我而使我之爲志也厲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  
之虛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奉親  
也愛之則喜而弗忘忘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  
已存吾順事設吾寧也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  
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  
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  
而斃焉者故張子  
之銘以是終焉

佛氏之說不可  
執其專此道理上

一一辨以立使之  
無說自解

奇之履霜中馱則勇於從而順令也肆天者富貴福  
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侑奇矣富貴福  
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漢所以  
天厚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  
於我而使我之爲志也厲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  
之虛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奉親  
也愛之則喜而弗忘忘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  
已存吾順事設吾寧也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  
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  
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  
而斃焉者故張子  
之銘以是終焉

與呂微仲書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鬼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

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  
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  
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  
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  
必謂生灰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  
命有義均成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道陰陽體之不二  
自其說嚴傳中國儒者未嘗規聖學門墻已爲引取  
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  
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

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莫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諛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來簡見發狂言當爲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更冀開論傾俟

程顥

字伯淳河南人舉進士以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監祭御史裏行議新法不合乞去後責監汝州酒稅稽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行卒顥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起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道復明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學者稱爲明道先生淳祐初從祀孔庭

論君道

熙寧初顥爲監察御史神宗數召見曰欲常常見卿前後進說甚多嘗勸帝防未萌之愆及勿輕天下士帝優納之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

純儒之學實際之言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

東發黃震曰明  
道初魏允之君  
志用正人次七  
情學校尊師儒  
次論王伯皆根  
末之論

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  
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  
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  
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  
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  
君雖出入從容間，然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  
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  
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

又引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廷見，開陳善道，  
講唐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嗷嗷，無復廉恥。蓋亦朝  
廷尊德樂道之風未率，而篤誠忠厚之效尚鬱也。惟  
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乾剛健  
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王霸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  
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

漢論皆不落第三  
章可以見其生平  
學術有原本處

臣熙曰神宗永  
治太速一切送  
施供役功利息  
見程顥通辨王  
勳引入聽古用  
人詞意雅馴洵  
為辨儒之學

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選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會西恥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

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

稱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並成  
德篇書成有一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  
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念也蓋  
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  
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  
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  
惑矣今將救千古漢銅之弊爲生民長久之計非夫  
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二其能勝之乎  
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爲害大矣臣

獨以爲不然所謂更張者順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  
質義而行則爲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  
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  
大有爲而反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習體  
乾剛而獨斷需然不疑則萬世幸甚

論十事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  
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爲治之大  
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

十事皆切當時之  
務庸者之效優於  
經濟乃獨

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僞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謝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

必爲者。固可概舉。然而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

之異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爲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唐武德七年始定田百畝以二十畝爲世業餘爲口分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立法於比閭族黨州縣鄉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

東菴黃震曰辟  
之於實此猶引  
証人上所宜力  
執者也

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脩，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騎兵耗贖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

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方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卽盜賊縱橫，饑廡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待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乃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

臣與曰：制度之損益在於因時，於復古以繼不爲級，是謂通儒之言也。

民無所困苦，今涼飈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足，貴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五官，五行之官，春官木，正日句芒，夏官火，正日祝融，秋官金，正日蓐收，冬官水，正日玄冥。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中，官士正日后土。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



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以童楮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唯修處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

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惟聖朝裁擇

論新法

在臺職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中外

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

屬色符之類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魏原於後乃爲此奏

據理駁論不肖贊  
勤及利害既見竊

哉山于慎行曰  
正介甫所變新  
法固多非煥然  
亦有利害相平  
斟酌損益可以  
施行者未必盡  
非也但安石行  
之太驟而不問  
其難易諸賢持  
之太急而不察  
其便否而相擊  
而求相勝遂至  
誤國爾誠使安  
石以公平之心  
從容漸漬以洽  
天下之心而在

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於  
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  
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脛戾不一致  
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為  
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與大計  
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  
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而  
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復  
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

延壽賢以同心  
國治之懷為教  
正謂得之東亦  
折至於於相擊  
戎漢國之罪也

動亦定靜亦動  
微一動若動上教  
物以求靜則靜也  
物以求動則動也  
明也明也則於  
美則白則當  
動亦定靜亦動  
微一動若動上教  
物以求靜則靜也  
物以求動則動也  
明也明也則於  
美則白則當

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議論無  
補望允前奏早賜降責奏上安石嘗欲其忠信但出  
提點察西刑等語爾能改食  
書編舉軍門官司馬光在蜀安上  
或求退稱願公直以為已所不如

荅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  
動猶累於外物何如

程子  
荅書

承教論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  
熟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  
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  
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

定國卷之六 宋 荅橫渠張子厚先生書  
右 程子

晦菴朱熹曰明  
道言語甚固初  
初讀未曉得都  
後理會子細看  
却成段相應此  
者在耶時作乎  
甚少又曰定性  
者存養之功至  
而得性之本然  
也性定則物靜  
如一而內外無  
間矣天地之所  
以為天地聖人  
之所為聖人  
不以其定乎若  
子之學亦以求  
定而已性定而  
天下之動一矣

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  
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  
又烏可遮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  
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  
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  
來朋從爾思咸九四爻辭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  
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  
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  
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述用智則不

臣廷敬曰聖人  
以天地萬物為  
心故其心浩然  
有主虛而能應  
此所以範圍曲  
成而道濟天下  
也書中暢發其  
義誠探微窮本  
之論

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  
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  
不見其人艮卦辭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聚也與  
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  
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  
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  
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  
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  
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

孟子卷之六 朱子 若樂與子厚先生書 五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更事忽忽。未能精慮。當否存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附朱子定性者。有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木然。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君子之學。亦以未定而已矣。故積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未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陰。而反為之。惟慎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大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

以去其所蔽。願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竭理愈昧。益以撞撞而不自知也。良其肯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外。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知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自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則順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區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稱予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晉城縣令題名記  
顯白[元]至簿  
三年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惡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傳。

義存法成即一記  
亦不皆作

欽定四庫全書  
宋 晉城縣令題名記  
七

其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宜亦多。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夫圖治與長久者，雖聖知爲之，且不能倉卒苟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法度，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能自始至，即皇皇然圖所施設，亦教令未熟，民情未

乎而更書已至。僮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已之政，則盡其法而去之。其迹固無餘矣，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息之政而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令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尚爲近古。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牒，訪之吏民，纔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人。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耳。來者請嗣書其次。

研學既純故規模  
自簡正大

程頤

字正叔，哲宗初用，司馬光薦以處士累擢

崇政殿說書尋罷歸聖中寓涪州從噴州  
國學本於誠靜止語默以聖人爲節奈得  
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若布帛菽粟  
知德者尤尊崇之稱爲伊川

先生淳祐初從祀孔子廟庑

上仁宗皇帝書

臣伏觀前古聖明之主無不好聞直諫博采芻蕘故  
視益明而聽益聰紀綱正而天下治昏亂之主無不  
惡聞過失忽棄正言故視益蔽而聰益塞紀綱廢而  
天下亂治亂之因未有不由是也伏惟陛下德侔天  
地明並日月寬慈仁聖自古無比曷常害一忠臣戮

一正士羣臣雖有以言事得罪者旋復拔擢過其分  
際此千載一遇言事之秋也苟有可以裨聖治何忍  
默然而不言哉臣今竭其愚忠非有斧鉞之虞也所  
慮進言者至衆豈盡有耻狂愚必多而陛下因謂賤  
士之言無適用者臣雖披心腹瀝肝膽不見省覽祇  
成徒爲此臣之所懼也倘或陛下少留聖慮則非臣  
之幸實天下之幸臣請自陳所學然後以臣之學議  
天下之事臣所學者天下大中之道也聖人性之爲  
聖人賢者由之爲賢者堯舜用之爲堯舜仲尼述之

爲仲尼其爲之也至大其行之也至易三代以上莫不繇之自秦而下衰而不振魏晉之屬去之遠甚漢闢小康行之不醇自古學者衆矣而其得者蓋寡焉道必充於已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所謂道非大成不苟於用顏回曾參之徒是也天之大命在夫子矣故彼得自善其身非至聖人則不出也在於平世無所用者亦然所謂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諸葛亮及臣是也亮感先主三顧之義

臣乾學曰本世  
處士皆以大義  
爲君上善類于  
萬言以非應利  
之作故其文章  
可誦可傳然未  
有有任之重比  
於諸葛孔明又  
自觀於孟子蓋  
于文中子者固  
知非大儒不歎  
爲此言也

闕生民塗炭之苦思致天下於三代義不得自安而作也如臣者生逢聖明之主而天下有危亂之虞義豈可苟善其身而不以一言悟陛下哉故曰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臣請議天下之事不識陛下以今天下爲安乎危乎治乎亂乎烏可知危亂而不思救之之道如曰安且治矣則臣請明其未然方今之勢誠何異於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乎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夏書五固本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足衣食今天下民力匱

竭衣食不足春畊而播延息以待一歲失望便須流亡以此而言本未得爲固也臣料陛下仁慈愛民如子必不忍使之困苦一至於是臣竊疑左右前後壅蔽陛下聰明使陛下不得而知今國家財用常多不足不足則責於三司三司責諸路轉運轉運何所出誅剝於民爾或四方有事則多非時配率毒害尤深急令誅求竭民膏血往往破產亡業骨肉離散衆人觀之猶可傷痛陛下爲民父母豈不憫哉民無儲備官廩復空臣觀京師緣邊以至天下率無二年之備

卒有連歲凶災如明道中不知國家何以待之

明道元二

年道通開大旱饑餓皆絕人多流亡俄因疫死者十二三墟里幾空坐食之卒計踰百萬既無以供費將重斂於民而民已散矣彊敵乘隙

於外姦雄生心於內則土崩瓦解之勢深可虞也太寧之世聖人猶不忘爲備必有九年之蓄以待凶歲

况今百姓困苦愁怨之氣上衝於天災沴凶荒是所召也陛下能保其必無乎中民之家有十金之產子孫不能守則人皆謂之不孝陛下承祖宗基業而前

有土崩瓦解之勢可不懼哉戎狄強盛自古無比幸



而目前尚守盟誓。果能以金帛厭其欲乎。能必料其常爲今日之計乎。則夫邊疆豈宜無備。益以兵。則用不足省其戍。則力弗支。皆非長久之策也。前者吳賊叛逆。西垂用兵數年之間。天下大困。蓋內外經制多失其宜。陝西之民。苦毒猶甚。及多逃散。重以軍法禁之。以至人心大怨。皆有思寇之言。悖逆之深。不敢以聞聖聽。顧恐陛下亦頗知之。故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彼庶民者。饑寒旣切於內。父子不相保。尚能顧忠義哉。非民無良。政使然也。當時秦中寇盜

屢起。儻稽撲滅。必多響應。幸而尋時。盡能誅剪。

因中自固

謂雍關驍虜。麴波等州。皆諸羌首領。太祖開寶八年。開州大石小石族。夏田州知州張備擊走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安家族家。因山巡檢使韋緝擊走之。三年。因州諸族。敢來寇警。曰陽麻。鐵牙門等。若監軍巡檢使周承瑋等擊敗之。是年又寇。因德豐等。若巡檢劉崇義擊敗之。三月。小遇寇。圓州知州慕容走之。

尚賴社稷之福。西虜亦疲。彼知未可遠圖。遂且詭辭稱順。向若更相牽制。未得休兵。內歟將生。言之可駭。今天下勞弊。不比景祐以前。復有加曩時之役。臣愚切恐不能堪矣。况爲患者。豈止西戎。臣每思之神魂飛越。不知朝廷議者。以爲何如。亦嘗置之慮。

乎。其謂制之無術乎。臣竊謂今天下猶無事。人命未甚危。陛下宜早警惕於衷。思行王道。不然。臣恐歲月易失。因循不思。事勢觀之。理無常。爾竊惟王道之本仁也。臣觀陛下之仁。堯舜之仁也。然而天下未治者。誠緣有仁心而無仁政。爾故孟子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陛下精心庶政。常懼一夫不獲。其所未常以一喜怒殺一無辜。官吏有犯人人罪者。則終身棄之。是陛下愛人之深也。然而凶年饑歲。老弱轉死於溝壑。壯者

散而之四方。爲盜賊犯刑戮者。幾千萬人矣。豈陛下愛人之心哉。必謂歲使之然。非政之罪歟。則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三代之民。無是病也。豈三代之政不可行於今耶。州縣之吏。有陷人於辟者。陛下必深惡之。然而民不知義。復迫困窮。放辟邪侈。而入於罪者。非陛下陷之乎。必謂其自然。則教化聖人之妄言耶。天下之治。繇得賢也。天下不治。繇失賢也。世不乏賢。頌求之道。何如爾。今夫求賢本爲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

道也。嗟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爲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爲卿大夫。有爲郡之術者。使爲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爲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人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惟專念誦。不曉義理。尤無用者也。最貴盛者。惟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爲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

蘇  
文  
忠  
公  
集  
卷  
之  
八  
上  
仁  
皇  
帝  
書

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爲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今天下未治。誠繇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行。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將以玉王爲是乎。以衆人爲然乎。必以王工爲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思以治後世。而愚者謂不

臣英曰罕諱明  
微文亦如八音  
之文暢五色之  
相宜

可行於今。則將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謂衆人以王道可行。則猶詰替者以五色之鮮。誦舞者以八音之美。其曰不然。宜也。彼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是限也。臣觀陛下之心。非不憂慮天下也。以陛下憂慮天下之心。以行王道。豈難乎哉。孟子曰。以國玉。猶反手也。又曰。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以諸侯之位。一國之地。五年可以王天下。况陛下居天子之尊。令行四海。如風之動。苟行王政。奚啻反手之易哉。昔者大禹治水。八年於外。三過其門。

而不入。思以利天下。雖勞苦不避也。今陛下行王政。非有苦身體勞思慮之難也。何憚而不爲哉。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匹夫猶當行道。以顯父母。况陛下貴爲天子。豈不發憤求治。思齊堯舜。納民仁壽。上先祖者。垂休無窮。凡所謂孝。無大於此者也。臣以謂治今天下。猶理亂絲。非持其端條而舉之。不可得而治也。故臣前所陳。不及歷指政治之闕。但見有危亂之虞。救之當以王道也。然而行王之道。非可一二而言。願得一面天顏。罄陳所學。

如或有取陛下共置之左右使盡其誠苟實可用陛下其大用之若行而不效當服罔上之誅而不虛受陛下爵祿也昔漢武笑齊宣不行孟子之說自致不王而不用仲舒之策隋文笑漢武不用仲舒之策不至於道而不聽王通之言二主之昏料陛下亦嘗笑之矣臣雖不敢望三子之賢然臣之所學三子之道也陛下勿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不勝幸甚

代彭思永論漢王典禮

英宗初立議追尊生父漢安懿王允讓翰

引會其明特論極  
正可以祈聲味之  
翰給矣

林學士王珪等謂宜稱皇祖恭知政事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云為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服期是服可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沒也袁淑舉起非之治平三年正月皇太后手詔下中書漢王趙國夫人王氏襄國夫人韓氏仙游縣君任氏皇帝可稱親嬪王后皇夫人並稱后御史呂海等力言不可皆斥去彭思永者字季長臨陵人由進士累官待御史以言事論時名爲御史中丞上疏極諫而例川爲之屬草

伏見近日以漢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爲陛下辨明其事竊以漢王之生陛下而

庭芳胡一柱曰  
歐陽脩倡議以  
樞密琦韓琦以  
議以誤天子始  
於講學不明終  
於執以私意楷  
或程子曰為人  
後者謂其所後  
者為父母而謂  
其野生者為伯  
拜父母此天地  
之大義生人之  
大倫不可得而  
變易也然野生  
之黃王尊至大  
雖當專意於正

統豈得盡絕於  
私思是以先王  
制禮既降其服  
以正統統然不  
而皆為齊衰期  
以別之則所以  
明其至重而與  
拜伯父不同也  
歐陽脩稱親之  
義其失禮而已  
甚矣而稱伯者  
又不能推其所  
生之至意亦非  
至當之論也發  
嘗別立殊稱曰  
皇伯父某國太

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  
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漢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  
伯陛下漢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  
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  
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  
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漢王為親是有二親則  
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辨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  
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  
宗以漢王實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

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大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  
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當典禮之正天下之公  
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  
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漢王致陛下於有過  
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又不能詳  
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為陛下推  
所生之至恩明尊榮之正禮使漢王與諸父夷等無  
有殊別此陛下之心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為所  
生之父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

王而使其子孫  
繫爵承祀則於  
大統無幾疑之  
失而在所生亦  
極厚當之遺矣  
嗚呼當時無君  
使歐韓之執見  
不可復回幸賜  
其君上不奪於  
先帝次亦不謂  
為孝於繼王可  
為極哉

思故所繼主於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服思義別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前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別斯亂大倫今漢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於人倫不可有忒故避父而稱親

水心葉逢曰程  
氏深嘆此事當  
稱姪嗣皇帝欲  
賜告于皇伯父  
兼問太王按凡  
弟之子稱姪者  
無所嫌而本生  
子以其屬言者  
世俗之諱也  
大加於王又不  
疑也為人後者  
為其父母服不  
可沒也特大宗  
者降於小宗小  
宗不致齊也避  
父稱親義則無  
當於父稱伯祖  
稱易宜以古人

則是陛下明知稱父為決不可也既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下人以邪說惑陛下言親意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稱父正同決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卑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為本乃以疑似無正定之名躋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漢王不損所生之重絕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為不加殊名無以別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之義則

之意讓禮而己  
世俗之名制禮  
可乎夫立後與  
為人後而後又  
與本生親皆五  
公大義所在而  
非私情馳說行  
於其間也然則  
世俗無據之名  
不可以制禮之  
決矣

禮合宜宜  
禮合宜宜  
禮合宜宜  
禮合宜宜  
禮合宜宜  
禮合宜宜  
禮合宜宜  
禮合宜宜  
禮合宜宜  
禮合宜宜

不臣自明。盡致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愆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爲當以濮王之子。奠尊奉祀。尊稱濮王爲濮國太王。如此。則自然殊號。絕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爲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日姪嗣皇帝某。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爲允合。不獨正今

日之事。可以爲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爲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今親之稱。夫義未安。言事者論別不已。前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理不可奪。勢不可退。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寓億兆。漸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仁廟之子也。今復聞以濮王爲親。合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之孝事仁宗皇帝。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加之。但



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漢王既復稱親。則仁廟不言自絕。羣情懼異。論喧囂。夫王者之孝在乎得四海之歡心。胡爲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漢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爲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漢王居藩。陛下旣爲冢嗣。復以親稱。漢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漢王豈不側懼。是必君臣兄弟立致彙隙。其視陛下當何如也。神靈如在。亦豈不

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漢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禮。去親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漢王之靈交歡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大孝之名。光於萬世矣。  
寬入英宗成其至切。羣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神宗即位。御史蕭之奇糾閣。賜修陰事。據思未自助。思未言陰事。非外人所知。但言其首建。議遂與禮以犯衆怒。出知開州。

上

大皇太后書。國在治平。元豐間。大臣屢薦

共疏其行誼。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勸遠禮度。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路。聖世之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始以爲

視子自任之重隨  
然有先奔其君之  
意始與伊訓說命  
之篇後先光映者  
也

水心葉遂曰程  
氏上太皇太后  
書問學職書所  
欲致之君者其  
於此矣蓋以程  
養主德為大節  
以周公之補養  
成王為法為立  
故專言常伯常  
任職衣虎黃裳  
其論也今按立  
政歷陳夏商先  
君及周文武用  
人之方與然封  
監任養逆亡成  
之故乃在成王  
即政後非初立  
旁冲時也又按

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為秘書監校  
書郎至闕下召對闕上書英宗后高氏  
神宗立上尊號曰皇太后后  
宗立加上尊號曰太皇太后  
臣應命到闕蒙恩授館職方以義辭遂蒙召對親奉  
德音擢置經筵事出望外惘然驚惕臣切內思儒者  
得以道學輔人主蓋非常之遇尚慮陛下貪賢樂善  
果於取人知之或未審也故又進其狂言以觀詳察  
陛下不以爲妄臣於是受命供職夙夜畢精竭慮惟  
欲主上德如堯舜異日天下享堯舜之治膺社固無  
窮之基乃臣之心也伏以太皇太后陛下心存至公

躬行大道開納忠信委用者德不止維持大業且欲  
興致太平前代英主所不及也但能日慎一日天下  
之事不足慮也臣以爲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  
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  
之道莫備於周公周公之爲萬世之法也臣願陛下  
擴高世之見以聖人之言爲可必信先王之道爲可  
必行勿徃滯於近規勿遷或於衆口古人所謂周公  
豈欺我哉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綴  
衣虎賁以爲知恤者辭常伯常所長事常任常所委  
任綴衣掌衣服虎賁掌射御

武王既葬，尊叔  
微言周公居東  
作詩以貽成王  
成王悟，大變監  
稱卜，迎歸周公  
及既作洛，周公  
復于明時，成王  
重朝，委國以聽  
而周公復相，逸  
終，周公之身與  
成王之世，然則  
成王之智，不足  
足以知其臣，非  
成王之明，不足  
以任其臣，其足  
實卓然，周公蓋  
為其群用，以欽  
滅治，非如童稚

皆左右近臣，直得其人，知惟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  
者無言，知憂得其人者少。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  
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  
惟臣，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且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皆門命是古人之意，人  
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  
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  
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  
侍，可充輔導。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

未誠必待封爵  
封徒伯禽以營  
屬之若後世俗  
儒所傳而後足  
以進其德，成其  
材也。當元祐初  
母后共黨，蔡那  
寃伺用事者，恠  
傷度日常不自  
任，取于毀室之  
痛，未如安所寄  
託。至於流溢，橫  
潰而人之大倫  
變廢矣。捕養之  
道，豈易言哉！

受天之命，稟賦自殊。歷考前皇帝，王才質鮮不過人，  
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  
道，而位勢使之然也。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粹美，德性  
仁厚，必為有宋令主。但恨輔養之道，有未至爾。臣供  
職以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  
傍，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所益幾何？與周  
公輔成王之道，殊不同矣。或以為主上方幼，神宗崩，  
位許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  
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

禹濟方岳貢曰  
先王論位是辨  
說聖理不可尋  
切處置條外亦  
甚近人情

此等文字  
皆在人心  
不可不察  
其理之精  
其言之切  
其行之公  
其德之厚  
其功之偉  
其業之盛  
其聲之遠  
其化之溥  
其德之被  
其澤之溥  
其功之偉  
其業之盛  
其聲之遠  
其化之溥

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  
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  
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  
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  
入豈有太早者乎或又以爲主上天資至美自無違  
道不須過慮此尤非至論夫聖莫聖於舜而禹皐陶  
未嘗忘規戒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  
不爲慢遊傲虐雖至愚亦當知之豈禹而不知乎蓋  
處崇高之位儆戒之道不得不如是也且人心豈有

常哉以唐太宗之英睿躬歷艱難力平禍亂年亦長  
矣始惡隋煬侈麗毀其層觀廣殿不六七年復欲治  
乾陽殿是人心果可常乎所以聖賢雖明盛之際不  
廢規戒爲慮豈不深遠也哉况冲幼之君閭邪拂違  
之道可少懈乎伏自四月末間以盛暑罷講比至中  
秋蓋踰三月古人欲且夕承弼出入起居而今乃三  
月不一見儒臣何其與古人之意異也今士大夫家  
子弟亦不肯使經時累月不親儒士初秋漸涼臣欲  
乞於內殿或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

義縱然未有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不如是。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用之。將來伏假既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大中祥符。以童子蔡伯希爲秘書省正字。其父龜從。爲校書郎。伯希家本福鳳。隨父至京師。數回歲。誦詩百餘篇。其宗召見。應對周詳。所臣欲乞擇臣僚家子弟十歲已滿。精習。因命以官。

上十二已下。端謹頹悟者三人。侍上左右。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入。昏而罷歸。當令二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宮人內臣二人。隨逐看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須言語必正。舉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初。宜心泰。

臣廷敬曰其思  
周容而中竅其  
紳朝暢而無其  
所謂秋秋德音  
異於口耳勸說  
者也

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旁立史官  
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敢乎。深妨  
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兩次。與文  
彥博同赴經筵。元祐初文彥博平章軍國重遇宰臣  
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  
赴日。卽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  
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選唐命儒士講論  
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適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  
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  
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春夏之際。人氣蒸薄。深可

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  
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  
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親講。官進  
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  
官輔導之間。事意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  
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  
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  
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他職也。乃無一人專  
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閒

爾又以爲雖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人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

魯社伯曰引仲  
看折親規不窮  
蓋孫詞職能結  
雖極行實淋漓  
祇覺入理人情  
而不見其親練

間之必以爲迂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置二三臣專職輔導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導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以爲重事不以爲刪所也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蓋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所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駭笑者雖多而近年信從者亦衆方將區區駕其說以示學者覲能

漢漢漢漢  
漢漢漢漢  
漢漢漢漢  
漢漢漢漢  
漢漢漢漢  
漢漢漢漢  
漢漢漢漢  
漢漢漢漢  
漢漢漢漢  
漢漢漢漢

魏在木以已  
魏在木以已  
魏在木以已  
魏在木以已  
魏在木以已  
魏在木以已  
魏在木以已  
魏在木以已  
魏在木以已  
魏在木以已

傳於後世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使  
臣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  
望豈特臣之幸哉如陛下未以臣言為信何不一賜  
訪問臣當陳聖學之端緒發至道之淵微陛下聖鑒  
高明必蒙照納如其妄偽願從誅殛臣愚不任懇悃  
惶懼待罪之至

論經筵第一劄子願既殺崇政  
毀說書上言

臣伏親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  
王之所以成德繇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輔成王幼

美和張九韶口  
哲宗以哲沃之  
任侍伊川伊川  
以聖賢之學補  
相選者其使臣  
宗性和惟一勿  
有間之吾見或  
了得說不能學  
美於前矣而惜  
乎其不能也

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問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  
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于弟者亦  
必延明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  
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  
雖庶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  
輔養之道非謂詔告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  
而已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  
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欲乞朝廷慎  
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誨請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



本我下時多  
其其商夫以  
下新說不相  
本問之書其  
余游味第一  
保身書其對  
其書下其  
以書其下  
其書其下  
其書其下

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習讀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幼冲，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稜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取進

止

論經筵第二劄子

志輔其質之道  
此是論  
鹿門茅坤曰輔  
養上德自是強  
君第一義伊川  
不彈再三言之  
可謂微所更與  
子凡來黃曰程  
頤在經筵間上  
在宮中起行旅  
水必避噴噴  
日當曰有是乎  
上曰然誠恐傷  
之類曰類陛下

臣聞三代之前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其德義，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闢焉。伏惟太皇太后陛下聰明睿哲，超越前古，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輔養之道當法先王，臣以爲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

惟此心深及四  
海則天下幸甚  
尊維進讀三朝  
寶訓因言陛下  
仁孝發於天性  
每行凡禮儀進  
而過之且動左  
右物踐此仁將  
也願惟此心以  
及百姓則天下  
幸甚進讀以示  
行也尚愛也而  
二臣諄諄共導  
其君曰惟此心  
以及四海及百  
姓皆宗廟孟氏  
之家法焉

皇帝左右扶侍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  
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樸質一應乖巧奢麗  
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於目淺俗  
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  
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剪桐之戲  
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  
過於此取進止願每進講色甚莊嚴以誦詩聞帝在  
宮中出而避轅門有是乎帝曰然誠  
恐傷之爾願曰惟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  
嘗覽也備折御杖願正色曰方春時和書物發生不  
當輕有所折以傷  
天地之和帝頷之

易傳序

圖嘗言今農夫祈雨深耕易耨播種  
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  
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  
上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  
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蠶唯經明聖人  
遺書庶幾有補於是作易春秋傳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  
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  
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慮後世可謂至矣夫古雖  
遠道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  
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  
湮聯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

官理精要乙卷全  
易

和靖尹焞曰伊  
川先生致筆盡  
易其作傳只是  
因而寫成熟讀  
玩味自可見矣  
華蓋吳敬曰時  
之為時莫備於  
易程子謂之徒  
時變易以從道

夫子傳六十四  
象獨於十二卦  
察其凡而贊其  
時與時義時用  
之大一卦一時  
則六十四時不  
同也一爻一時  
則三百八十四  
時不同也始贊  
乾之乾終於未  
濟之未濟則四  
千九十六時各  
有時值引而伸  
觸類而長時之  
千萬變無窮而  
吾之所以時其  
時者則一而已

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  
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  
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  
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  
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  
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  
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  
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謂藏容坐虎皮講易引繩  
聽從者其象一夕二程至

先聖作卦之意  
入以極象穿鑿之  
見求之則其時矣  
三復其文始知先  
儒為學精微如此

康侯胡安國曰  
學春秋者必知  
編頌然後衆目  
有惟而不索自  
孟軻氏而下發  
明細領者凡七  
宋五切氏在周  
董仲舒王通邵

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此見二程深明易  
道吾所弗及汝輩可誦遂做坐罷講

###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  
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  
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  
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  
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賢文之更高人道備矣  
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  
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紊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

誰哉載經顯七  
家精委之詞贊  
者即詞以觀美  
則思過半矣

卷之四

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哉。夫子當周  
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  
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先儒之傳曰。游夏不  
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  
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  
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  
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  
者爲難知。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

臣說學曰。漢唐  
諸儒三傳注疏  
義例至精。然其  
從褒貶實窮。必  
見未免以春秋  
爲史之書。惟  
伊川作傳。以爲  
經世之大法。其  
備於春秋。明矣。  
劉祖之說。春秋  
傳後。遂棄之。學  
宮無以易其說  
矣。

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  
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  
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  
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  
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  
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泰而下。其學不傳。予  
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  
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志。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  
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

言貴立誠文以載道此能剛其氣  
竟善於之心鼓無已

而入也。

入蘇軾答朱長文書

長文字伯原蘇州人元祐中起教授於鄉召爲文學博士遷秘書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

正字

人事固難前期也中

前奉書以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閱夫子之道而忘

東坡莫震曰答朱長文書勸勿參作詩文

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願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敢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消閒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

之無所補。無之亦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詩之盛莫如唐人。善論文。莫如韓愈。愈之所稱。獨高李杜。子之詩。存者千篇。皆吾弟所見也。可考而知矣。苟足下所作。皆合於道。足以輔翼聖人。爲教於後。乃聖賢事業。何得爲學之末乎。願何敢以此奉責。又言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人能爲合道之文者。知道者也在。知道者所以爲文之心。乃非區區懼其無聞於後。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而已。此乃世人之私心。

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又云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羣言之是非。欲其心通默識。固未能也。夫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揆之以道。則是非了然。不待精思而後見也。學者當以道爲本。心不遁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臨紙遺書。不復思繹。故言無次序。辭過

頰矣。理或未安，却請示下，足以代面話。

頰子所好何學論

謙溪周惇頰據南安時程明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

常人使二子頰往交學數圍每令尋孔  
頰樂處所樂何事頰年十八游太學見胡  
瑗問諸生以頰子所好何學頰答曰學以  
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孰曰然又  
問學之道如何  
何剛因作此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頰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頰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

頰子學聖工夫勝  
語有規歷中得未  
故無一切影響之  
言

東隱黃震曰頰  
子所好何學論  
謂其學以至聖  
人之道也

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

臣廷敬曰頌子  
以聖人為學聖  
人之道不外存  
心養性立論寬  
得要領後引  
論語中庸為證  
胸中確有可見

聖誠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

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



在伊川嘗之無過  
發在明道嘗之無  
類也

明道先生墓表

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或得其文大驚異之師延見處以學

先生名顓字伯淳葬於伊川潞國太師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

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揭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復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採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藎學者之於道知所勸然後

安石學衍源為東  
世之宗龜山得就  
程門律而關之其  
功偉矣

或尋來黃口學  
以加道為不知  
道則學純正  
其於行事發  
語言亦無往不  
得其正如安石  
者其始學也孟  
欲沒跡楊雄後  
跡顯五初亦道  
處有邪心恃以  
不能知道故其  
學不就而後心  
造事遂法入於  
邪又自以為是  
而穿鑿附會以  
文之此其所以  
重得譽於聖人  
之間也

知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知斯名之稱情山可夷  
谷可墮明道之名萬古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諒後人  
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舉進士歷官至工部

先生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

之正其源委脉絡者出於時  
論王安石邪說疏靖康元年五月時為國子祭酒上

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  
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  
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

孔子廟庭安石以元祐元年卒贈太師紹聖中諡曰文正列于廟文正祠廟庭崇寧三年又罷食文宣

王之次進封舒王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  
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

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  
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  
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

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  
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  
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

瓊山丘傳曰朱  
嘉安石以文  
章即行高一世  
而尤以道德經  
稱爲已狂放通  
神宗致位宰相  
世方仰其有爲  
庶幾復見二帝  
三王之域而安  
石乃汲汲以財  
利兵革爲先務  
引用高邪排擠  
忠直疎處猛決  
使天下之人驚  
然喪其樂生之  
心卒之奪好嗣  
宗流毒四海至  
宋崇寧之際而

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宗在徽號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釋是鷺守成之詩大雅是鷺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

清祀絕矣觀  
所論宜有正人  
君子而引用  
邪相權忠直  
地猛疾者乎  
其懷廢聖經  
散爲天變不足  
畏之說其得  
名教也甚矣

疏解持異足以  
抑馬理使學者  
知米釋

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  
習王氏學取第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列士之  
爲邪說議論紛然諫官馮深力主王氏上疏弭咎會  
學舍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  
言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陳堯叟  
已褒貶而未及等語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爵復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據精博極儒佛之奧使蔽陋  
者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間鄙意有疑者敢不請繫  
辭曰爰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賁之象曰柔來  
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雜賁之所以爲文也

答陳壘中書

白賁受色者也。賁無色色色者也。惟有賁爲能受。惟無色爲能賁。爻之辭曰：白賁，爻止九而牽乃曰：賁無色。雜卦斯謂之普融可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謂之會色歸室，吾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則爲詩翁有得失焉。爲之高叟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爲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在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顏淵三月不違實，非由仁者，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違矣。故以

復之初爻當之。復之未遠也。

見繫辭

坤之初六曰：履霜

堅冰。至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于堅冰矣。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於堅

冰而後辨，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

魯昭

公欲伐季氏，季氏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厚，不從。

遂伐季氏。孟氏伐公，奔於齊。遂以失國。魏高貴鄉公欲討司馬昭，尚書王經曰：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毋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不聽。卒見於成濟。此

二爻以禹稷顏淵出人往來之事當之，亦恐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爲姤，五變而爲剝，坤一變而爲復，五

變而爲夬，復者陽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

五五五之六  
五五五之六  
五五五之六  
五五五之六  
五五五之六

臣乾學曰讀中  
立夫始之論君  
子所以處小人  
之道盡之矣

陰極生陽。故剝窮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剝者  
其乾之終。予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  
道。以至於此耳。故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婚  
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婚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  
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  
所謂履霜。堅冰至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  
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未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  
於厲。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裴延齡未用也。不於未  
壯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爲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

哭於庭。豈不晚乎。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  
非哭所也。以是而處昏主亂相之間。其免也。幸而已  
矣。故婚之初。六曰。繫於金柅。蓋於其未壯而止之。使  
勿行也。與坤初六。異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  
言順也。而其卒也。有疑陽之職。順而無以止之。故也。  
自婚至於剝。陰之進極矣。坤順而艮止。剝之所以成  
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故曰。順而止之。觀  
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剝卦消息盈虛。天且  
不能暴爲之。而况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無

時而不然。獨於利言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至利而極矣。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衰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復救矣。况施於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姦因而授之柄。卒至乎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此故也。後之治利者。可不監之哉。至於夫。則陽之進極矣。君子衆而小人獨。其夫之易矣。然疾之已甚。亂也。故莫陸夫。雖中行。僅無咎而已。未光也。况過之乎。夫九五。莫陸夫。中行當无咎。象曰。中未光也。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

能無小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爲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夫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輒及此。以取質左右高明。以爲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范育

神宗時爲御史。時王安石欲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育與御史林旦薛昌朝共劾。

定不考皆罷

正蒙序

張載屏居南山下。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書之。或中夜起坐。取

屬以書。既成。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所得。其言殆於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

已而

正蒙一書廣大精  
微不可不有學者  
欲探幽道遠其  
津筏乎

永心紫虛曰佛  
在西南數萬里  
外未嘗以其學  
求勝於中國其  
悟無君臣父子  
安得以人倫義  
理責之特中國  
好異折節而從  
彼蓋禁令不立  
而然聖賢在上

猶反乎鳥在枝  
美非能飛負其  
然香列禦寇自  
言忘其身而能  
御風又言至誠  
者入火不燒入  
水不溺以是為  
道夫矣若得  
居之安則又何  
止此其言天地  
之表六合之外  
無際無極皆其  
身所親歷是所  
親視自定是所  
耳實聞也以為  
世外廣博之論  
置之可矣今儒  
者乃援引大傳

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於太白之陰橫  
渠之陽潛心天地參聖學之源七年而道益明德益  
尊著正蒙書數萬言而未出也間因問答之言或窺  
其一二熙寧丁巳歲天子召以為禮官至京師予始  
受其書而質問焉其年秋夫子復西歸歿於驪山之  
下門人遂出其書傳者淺廣至其疑義獨無從取正  
十有三年於茲矣痛乎微言之將絕也友人蘇子季  
明離其書為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書蓋未嘗  
離也故有枯株辟盤之說橫渠曰吾作是書譬之枯  
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

榮之者在人功而已又如辟盤示然斯言也豈待好  
兒百物具在顧取之者何如爾  
之者充且擇歟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為書以  
推明夫子之道質萬世之傳予無加損焉爾惟夫子  
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或者  
疑其蓋不必道若清虛一大之語強予以清虛一大  
為萬物之源言性  
也適將取告於未學予則異焉自孔孟沒學絕道喪  
千有餘年處士橫議異端間作若浮屠老子之書天  
下共傳與六經並行而其徒侈其說以為大道精微  
之理儒家之所不能談必取吾書為正世之儒者亦

天地細微通盡  
夜之道而不知  
疾而達不行而  
至于思誠之不  
可掩孟子大而  
化聖而不可知  
而曰吾所行之  
道孟君是也登  
之者以自同歟  
未矣

自許曰。吾之六經未嘗語也。孔孟未嘗及也。從而信其書。宗其道。天下靡然同風。無敢置疑於其間。况能奮一朝之辯。而與之較。是非曲直乎哉。子張子獨以命世之宏才。曠古之絕議。參之以博聞強記之學。質之以稽天窮地之思。與堯舜孔孟合德乎數千載之間。閔乎道之不明。斯人之迷。且病天下之理。冥然其將滅也。故爲此言。與浮屠老子辯。夫豈好異乎哉。蓋不得已也。浮屠以心爲法。以空爲真。故正蒙闢之以天理之大。又曰。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

通一無二。老子以無爲爲道。故正蒙闢之曰。不有兩則無一。至於談死生之際。曰輪轉不息。能脫是者。則無生滅。或曰久生不死。故正蒙闢之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夫爲是言者。豈得已哉。使二氏者。真得至道之要。不二之理。則吾何爲紛紛然與之辯哉。其爲辯者。正欲排邪說。歸至理。使萬世不惑而已。使彼二氏者。天下信之。出於孔子之前。則六經之言。有不道者乎。孟子常勤。勸開楊朱墨翟矣。若浮屠老子之言。聞乎孟子。



臣廷敬曰正蒙  
一書宋儒頗有  
其同之論要其  
體大思精非世  
儒可測其涯法  
此序悉力推崇  
勤勤之意所見  
卓然矣

之耳。焉有不闢之者乎。故予曰。正蒙之言。不得已而  
云也。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窮天下。理有易乎。是哉。  
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氣。語大至於。無間。語小  
入於。無朕。一有窮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故正蒙之言。  
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  
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  
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  
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  
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

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  
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  
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  
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至矣。聖人  
復起。有無間乎斯文矣。元祐丁卯歲。予居太夫人憂。  
蘇子又以其書屬余為之敘。泣血受書。三年不能為  
一辭。今也去喪而不死。尚可不為夫子言乎。雖然。爝  
火之微。培塿之塵。惡乎助太陽之光。而益泰山之高。  
乎。蓋有不得默乎云爾。則亦不得默乎云爾。門人范

有謹序

古文淵鑿卷第四十六 終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y, U.S.A.

古文淵鑿卷第四十七

宋

王安石

范鎮加修撰制

高且可著作佐郎制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制

磨勘轉官制

王伯恭轉官制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制

崔暉刑部侍郎致仕制

上時政疏

論館職劄子

禮論

周公論

三聖人論

上田正言書

虔州學記

虔州副使廳壁題名記

慈谿縣學記

復讎解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秦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王安國書

後周書序書

蘇洵宗皇帝書

兼上仁宗皇帝書

上富相公書

王修禮書狀

春秋論

明論

管仲論

辯姦中

用間

六國

張益州畫像記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終

玉麟派文會山刻書

張益州書

古文淵鑿卷第四十七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徐光等奉  
旨編注

宋

王安石字介甫

初請定權詞言甚激切於兼

侍御史知雜事願以言不見從因辭又力

諫章十九上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

初請定權詞言甚激切於兼侍御史知雜事願以言不見從因辭又力諫章十九上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

初請定權詞言甚激切於兼侍御史知雜事願以言不見從因辭又力諫章十九上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

初請定權詞言甚激切於兼侍御史知雜事願以言不見從因辭又力諫章十九上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

昔園人藏上古之書以爲大訓。而孔子春秋天子之事也。蓋夫討論一代之善惡而撰次之以法度之文章。非夫通儒達才有識足以知先王不欺足以信後世。則孰能託尚書春秋之義。勒成大典而稱吾屬任之指乎。以爾具官范鎮。有該通之材。有純潔之操。辨論深博。溢於文辭。論思禁林。時議惟允。則夫按善惡見聞之實。斷是非去取之疑。人之所難宜。以命爾爾其精思熟考。自勉以古之良史。而毋襲近世比事屬

辭之失。使來者無以考稽。

高旦可著作佐郎制

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於一職。然則其所謂陟者。蓋爵服之加而已。今之增位。猶古之加爵服也。以爾久於職事。而功用應於有司之法。故使增位以報焉。雖所更之歲月。與黜陟之法。古今不同。而吾所以褒厲庶工。非與唐虞異意。爾其毋怠思稱厥官。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制

蛇怪可誦

得古人考課遺意

朕於后妃之家。不欲以恩撓法。法之所當得者。義亦無所愛焉。爾方眇然未克。有知而以外戚之恩得試理卿之屬。時乃邦制。不為爾私。勉哉有成。以待官使。磨勸轉官制。有司考爾等之閭閻。而揚爾等於朝廷。朕親覽焉。皆應遷。法夫命官賦祿之事。朕非輕之也。維以章有德。序有功。名在審官。則三歲而一遷。亦維以閔夫職事之勞。而勉之盡力。爾等勿謂名器之可計日以自取也。而無報上之意焉。

其重則難舉

其重則難舉

王伯恭轉官制。宜。方今仕於朝廷者。率三歲而一遷。論者患其不足以勸功。然日久矣。能祇慎不怠。免於罪悔。則亦宜有以褒嘉。此朕所以使爾得遷之意也。士之為義。蓋有常心。何必利焉。然後知勸。

甘昭吉人內副都知制

古者王之正內。必有任職之臣。予若稽古。而思得吉士。以充其選。以爾服勤。左右多歷。歲年有專。良之稱。無側媚之毀。其使序於正內。以允廷論之公焉。爾其

古人言止於草埃  
所由之臣則猶得  
其氣



審門闔。謹房闈。入宣宮令。出贊朝事。悉心夙夜。以忠信。則維予爾嘉。爾亦未綏寵祿。

崔暉刑部侍郎致仕制

暉京兆長安人由進士歷給事中言宰相

陳執中不應罷出知慶州後復以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知河中府諸老以刑部侍郎致仕

仕焉而告老者自一命以上必有以慰其歸况吾適臣恩紀所厚宜增位序以示褒優以爾具官崔暉比以明揚久於煩使入參侍從由備藩維踐更滋多寄屬惟允引年辭位得禮之宜進貳秋卿以榮居息占

遠方之為安乾交猶

之仕者非苟自佚其身惟慎行祇法以助成王德爾所知也往其懋哉

上時政疏仁宗末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法知制誥此書言備從

官蓋是時所上者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泰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闕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

詞極嚴勁氣則

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越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以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置陳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

臣熙曰當國家  
賢尊疎大之會  
貴於衆時有品  
按古鏡令辭意  
勿宜筆力更覺  
道勁有凌厲一  
物之概

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以惻怛憂天下而以置陳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

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僥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園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所不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業不曠，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曠眩爲苦。臣旣蒙陛下採擢，使

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趨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備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爲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入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

以將理人爲本  
言有要  
鹿門茅坤曰君  
令之趨庭官當  
亦舉此博訪考  
言以爲備養公  
卿之選

味少誠  
蓋信下取則  
以五年爲期  
其言其考其  
其言其考其  
其言其考其

與之說  
古以爲知者  
而舉以知者  
令之結以有言  
蓋問者知曰  
必有其理  
曰信然人

特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館祇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祇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設施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

臣足敬曰館職  
之除昔人所謂  
人物之過當  
之弊也劉中  
論亦辨才論  
之表

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卽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金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肯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

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書益稷篇用人惟已之誥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典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之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子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

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子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子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子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

論禮原於性能禮  
極其說而大亦其  
有古焉之義

論道而不在于任事在于擇人而官之而不在于自  
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  
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  
以方今所急爲在如此故不盡愚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見  
惡爲言聖人能變化  
本性而興起僞也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  
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  
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

東發黃震曰禮  
論謂荀卿不知  
禮自是曉然之  
理

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  
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爲聖人  
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  
云爾凡爲禮者必誦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  
不欲逆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蹠曲  
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  
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  
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  
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

臣乾學曰性惡  
是前病根及  
後析辨不勝於  
荀有擊蒙之功  
立是羽翼聖緒

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

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苟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周公論

甚哉苟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贊而見

論雖新而不入  
於深刺博難之文

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貌執言以禮貌接後請畢事而先請其言早賤之人恐其言之不盡畢辭也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符士之道。誠若苟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

卧于陳子龍曰  
簡皮研言因是  
亦於習見若周  
公之特士已不  
可考然亦惑耶  
一以法制約之  
而不取誠議者

忠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廢之徒也。苟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惟執贊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澗。洵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



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亦荀子之言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苟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書意後昌黎詩臣論得朱筆自註矣

三聖人論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泰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乾卦此文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

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勸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

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污君。不辭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污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

此  
言  
夫  
聖  
人  
之  
行  
也  
不  
可  
及  
也  
夫  
聖  
人  
之  
行  
也  
不  
可  
及  
也  
夫  
聖  
人  
之  
行  
也  
不  
可  
及  
也

臣英曰此篇專  
主殺祭立論非  
知聖人之深者  
文特辨細於  
有承明弄丸之  
趣

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也。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

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闕之道，豈不美哉？而段人以爲野，陋之道，豈不美哉？而圃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聖者其極非必  
有志鑄世而文藝  
組解自美矣動人

荆川唐順之曰  
政公上范明遠  
書宛而切於人  
典曰正言書且  
而動

自對王言  
五美  
其士言曰

入言書上田正言書

田况字元均廣州德慶人以甲科舉賢良方正擢右正言管勾

監國子

與况俱以職天下名賢著曰盛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  
布一書道區區之懷願以事廢揚東南之吮也舟與  
至自困者日十百數因得問酒事與執事息耗甚詳  
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  
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  
執事莫之執事知其不為淺矣有疑焉不以問何以  
儼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

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  
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  
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  
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  
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  
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瘳然若不可治  
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  
事建一言寤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  
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

臣士奇曰在詞  
正義痛切指陳  
自能使正言心  
折

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耶人之疑執事者。以此  
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讒辭而出。以實告人。二語  
出獄。梁。樞。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彼。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  
辟。而。言。者。廼。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  
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  
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  
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  
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  
不。翅。三。矣。雖。憊。倦。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

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蓋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  
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廼如  
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  
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  
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  
賜教答。不宜。

虔州學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國治。大山長谷。荒駭險阻。國闕  
闕。越銅鑿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

論議卽自辨正文  
章極其味古

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處亦應詔而卑陋逼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賊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考成也願成云官知州事願成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齊稱講說侯望宿息以至庖漏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

臣乾學曰既有所教之地當思性命之理出於人心非有古今之異在所以教者得先王之道而已作學記須有此本原之論

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故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耳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

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送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書公履簋格則承之。頌麗款如其改過則進之用。肅之否則威之言。庶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

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旣衰也。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誅歎之不息。凡以此也。闕道微不幸。而有秦

臣士奇曰先王  
興學原本人心  
終入處學人心  
終不可奪其見  
祖極之言

君臣莫知屈已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  
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  
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  
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  
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  
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瞢  
瞢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  
矣鄉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然明言於子蓋上失其  
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爲之難

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  
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  
矣揚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  
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  
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卽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  
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  
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  
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村陵  
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闇囚抵禁觸法而



守法者吏即有治  
入無治法之義文  
亦罕入古

臣杜訥曰編字  
數路如高屋建  
瓴噴薄而下遠  
極騰松衆空有  
不可止遏之勢  
蓋由筆性矯捷  
故尺幅之中文  
瀾亦自迥闊

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  
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  
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係治五代置三司使  
通管度支鹽鐵戶部

謂之總領三議又置  
三部副使各一人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

郎呂君冲之呂景初字冲之隨州人嘉祐中以戶始

稽之衆史而自李紘李紘字仲綱宋州人白已上至

查道查道字淇然以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

得其名自楊偕楊偕字次公臨川人仁宗時已上得

其官自郭勣郭勣字仲美仁宗已下又得其

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鏡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

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

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

則阡陌闕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

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

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

耳雖欲食疏衣敝樵悴其身慈恩其心以幸天下之

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  
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  
此爲先急而况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  
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  
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者  
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  
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在其任事之歲  
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  
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

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  
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序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  
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攷藝選  
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  
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  
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  
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

此與度州學記皆  
借一州一邑論極  
大故爾爾重厚之  
文

東發黃賓白語  
漢學記起頭語  
天下不可一日  
而無政教故學  
不可一日而無  
於天下此兩句  
關涉大

龍門茅坤曰子  
楚學記曾三二  
公為氣非謂於  
學不能記共學  
如此

其學之所自遷徙徧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禮記王制命鄉  
而不率教者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  
方偏追也遷徙乃所以勉其怠徧逐所以除其惡  
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  
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  
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  
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  
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虛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  
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  
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

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  
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  
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  
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秋紳其屬  
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由於學  
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  
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  
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  
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

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舉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醉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老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懇懇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

早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茂美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能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

補書論駁自成一家之言

東坡黃裳曰復讐解謂復讐之義為亂世之子弟言之

鹿門書坤曰當與徐杓議參看

明修王志堅曰復讐書於士非周公之法試則青齒獨可信焉

者而文其來皆之不論其意本其意以書於  
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  
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為之施刑於其讎  
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  
有辜罪乃罔愆復小民方輿相為敵讎商書微子蓋讎之

所以與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  
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  
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曲禮父之讎  
曲禮兄弟之讎不反兵又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  
居父母兄弟之讎見禮記為亂世之為子弟者言之  
也春秋傳以為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定四年公羊傳此言  
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為父不受誅子  
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  
周官之說曰凡復讐者書於士殺者無罪見秋官朝士疑  
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讐者以天下之亂而

古風定有宋說雜類

周公之法而必行之乎

禮記卷之五

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為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疎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也。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夫。爾。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

以讎未復之取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已也。克已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隄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

致遠清疏善行載

一類疏也

直補餘流以擊

地高小事而附

其後得體

鹿門茅坤曰是  
篇於序事中一  
點細而風韻  
煥發若順江而  
看兩岸之山石  
人可銷慮接不  
暇

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  
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諫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  
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  
尚御藥羅崇勳罪狀道輔自知徇潭縣再遷太常丞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右正  
言受命日論奏利用崇勳竊弄成柄宜蚤斥去太  
后可其言乃退利用以勳舊騎卷崇勳內官也當  
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  
內外禪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  
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  
已明道二年道輔自應天府召爲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等

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繼  
順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使諭道輔等至中書命宰相  
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以大義責夷簡蓋  
夷簡奏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出道輔知秦州蓋  
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  
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  
濟初以進士釋褐補開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  
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秦州徧源  
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重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  
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  
知許隆秦鄜秦五州雷守南京而亮鞞御史中丞皆

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紬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紬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

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

道地故出知鄆州

按宋史程琳傳琳知開封府嘗遣吏市材木及婦女已而其吏以賦

敗御史按劾得杖降光祿卿

知開州即馮士元獄事連程琳宰相讓士元遂惡琳又疾道輔不附

相讓士元遂惡琳又疾道輔不附

帝將逐之知帝有不悅琳意遂謂道輔上願稱公厚今爲小人所誣見上

爲辨之道輔人對言琳罪薄帝怒以爲朋黨

出知開州道輔知爲士元所賣實婉道奉公以實

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坡驛

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

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



羅廷教曰錦書  
清明商勝其及  
朱曹羅罪狀疑  
然有到正不曰  
之規寧州細事  
其智勇之端亦  
略見於此文特  
敘述生動如箭  
空皎月森奕迤

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澹今為尚書屯田員  
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  
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  
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  
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禱祥事在甯州  
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為神  
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  
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  
公由此始知名然奈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

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  
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軌權強所忌  
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  
序行納銘為識諸幽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  
修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  
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

叙次中能備踐履  
淺深之法大亦抑  
揚蓋歎

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洎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繼使爲殿中丞，秦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吹翹續錄云：歐陽公女歸家，嫁公族子，是晨之官，至蒲州，笑其舟跡，捕至京師，得之，圖封，勸周之妻妾皆與婿人通，府尹承言者風，指令張氏引公以自罪，此所謂張嬖女子之謀也。李意長編云：修既上疏言，韓琦等不當罷爲黨論者，益忌之初，修有妹適張，張正卒而無子，有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其母携妾於外，氏納以嫁族子，賊合張氏在及所，與奴姦事，下圖封，尉權知府事，擢川殿前守益州，修嘗論其貪恣，因使獄吏附致其言。

鹿門茅坤曰：  
劉宇了蘇君意

諫官錢明逸遂劾修私於張氏，且欺其財，詔安世及入內供奉官王翊明雜治，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奩具，買田立歐陽氏參州知澤州，安世等坐直隸三司取錄問吏人而不先以聞，皆得罪，安世出監秦州鹽稅，昭明出監酒稅。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謀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技，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

蘇仁有二字  
法其美業感概  
中有法度

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慶曆三年元昊寇興戎軍圍鄜路招討經略安撫使葛懷敏戰敗被困於定州奔走至長城疎遇害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成還之卒再戍儀澗於是延州還者千入至陝開再戍大怨印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敗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

亡者猶不放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葬大家數十君悉鈞治使歸其主功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闕闕亡歸家於京師今爲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唐

勸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宋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嶽、單州魚台羅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陶川王某爲銘曰：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便維蘇君，莫我南服。元元蘇君，不圖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慧誰愠，祗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

安石之銘

秦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秦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旣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日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時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鄭戩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許使證文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遷秦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

精辭相稱

鹿門茅坤曰許君多奇氣而稍公之誌亦如之

惟英曰以許君  
之不遇則進退  
得失皆非智力  
所能強人當以  
義命自感後志  
結發議論亦一  
變格也

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嘗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  
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  
異俗獨行其意罵議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  
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勇  
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  
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  
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  
所待而不遇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  
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陽子懸甘露鄉某所之原夫

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耶  
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隴州秦興  
縣令陶舜元銘曰之瓌狀也以玉時也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  
使之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  
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  
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

通篇純發議論  
期自異而文是信  
加深處一

開前五步聲口

開脩王志堅曰  
行曰典孫作堂  
叔齊名曰脫早  
世秩一出取夫  
官爲突於時惟  
得以隨終終而  
之爲人雖不可  
知然概之以五  
子無乃太過扁  
山辨好論而謂  
收召好爲之士  
私立名字以爲  
類謂五柯復出  
豈非柏其輩耶

鹿門承坤曰通  
篇以虛景相成  
慨而多沉鬱之  
思

臣士奇曰志未  
就書未具本無  
可傳俄曰太息  
說得有可傳而  
人不知是空中  
結撰法

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  
謂迂澗不足赴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  
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  
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  
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  
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  
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  
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  
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俟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

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  
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  
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  
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  
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  
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  
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  
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  
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爲侯官人者三世會

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  
宋史父不兵部葬頴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  
嘗以進士補亳州衛寧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  
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宋史  
以爲忠武知蘭州南嶺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  
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  
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  
祔。宋史本傳回在圃則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  
上其文集補回子訥爲郊社齋頭弟向字子益同

字容季皆善爲銘曰  
文長於序事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  
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王安國 字平甫安石弟熙寧初以薦  
名試賜及第官秘閣校理

後周書序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團合狐德茶請  
撰次而詔德茶與陳叔達唐儉成之仁宗時出大清  
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策李巽  
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

借周書續編藏書  
隨坊迥別磨書

臣照曰後周立  
國規模教習已  
盡次復推成古  
之以見任人變  
法之雖是時所  
法方行其時猶  
如此

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文帝、宣帝、肅帝、恭帝、明帝、武。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面，材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臥與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居晝夜，咨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誦已以聽之。考於書，靡府兵之設，斂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

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奚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已，而蘇綽之守外不誦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言，又况無所得之豪傑，可易以畜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誦已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爲。



人。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敢。欺。其。心。外。不。蔽。其。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已。哉。能。無。已。始。可。以。得。已。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力。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黜。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因。敝。以。新。法。度。而。令。馳。驚。於。下。者。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

有。不。以。情。赴。上。者。不。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攝。衽。俯。仰。廟。堂。無。爲。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爲。王。者。事。君。臣。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爲。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爲。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周書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爲。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而。革。者。必。待。人。而。待。謀。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豈。先。王。爲。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圃。何。足。

及履踐千言於天  
下者驗然心自曰

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  
又况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爲之勢是固不宜  
無論也身國初授武昌節度推官神宗名問曰卿見  
乘政外議謂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大急耳  
安石不悅改  
崇文院校書

蘇洵

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

進士茂才皆不中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  
之說王京師賦賜修上其著書率解諸琦見  
而善之除秘書省校書郎以爲陽州旻安縣

上仁宗皇帝書

臣聞利之所在天下趨之是故千金之子欲有所爲

蕭伏初明道

水心葉遂曰錄  
洵自比賈誼言  
聖王安石爲過  
其筆至以爲過  
之歐陽氏比於  
荀卿則嘉祐後  
布衣特起名冠  
當時而高後世  
李觀王回豈敢  
望也或傳洵帝  
自執一書誦習  
二子不得見也

則百家之市無寧居者古之聖人執其大利之權以  
奔走天下意有所嚮則天下爭先爲之今陛下有奔  
走天下之權而不能用此由陛下輕用其爵祿使天  
下之士積日持久而得之譬如傭力之人計工而受  
直雖與之千萬豈知德其主哉是以雖有能者亦無  
所施以爲謹守繩墨足以自致高位官吏繁多溢於  
局外使陛下皇皇汲汲求以處之而不暇擇其賢不  
肖以病陛下之民而耗國大司農之錢穀此議者所  
欲去而未得者也且天下無事雖庸人皆足以無過

日竊視之戰國  
策也。而論而動  
也。此雖去可信  
然觀其遺文大  
畧可見矣。

許川唐順之曰  
蘇尚上皇帝書  
其一言當核實  
用人其二言任  
子之不可其三  
論考經其四論  
監司大守待舉  
今當以禮其五  
論武舉其六言  
當信任大臣其  
七言當惜名器  
其八言當慎外

簡之遺使其九  
言因郊而教之  
不可其十言當  
盡去小人

鹿門茅坤曰此  
書及復鼓千言  
如抽藕中之絲  
致致有情緒其  
愛而中間指陳  
時政處又往往  
深中宋嘉祐間  
事宜左泉文章  
政事畧見於此

一旦改官無所不爲。彼其舉者曰。此廉吏。此能吏。朝廷不知其所以爲廉與能也。幸而未有敗事。則長爲廉與能矣。上下相蒙。請託公行。激官六七考。求舉主五六人。此誰不能者。臣愚以爲舉人者。當使明著其迹。曰某人廉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嘗有某事以知其能。雖不必有非常之功。而皆有可紀之狀。其待曰廉能而已者。不聽如此。則夫庸人雖無罪而不足稱者。不得入其間。老於州縣。不足甚惜。而天下之吏。必皆務爲可稱之功。與民興利除害。惟

恐不出諸已。此古之聖人。所以驅天下之人而使爭爲善也。聖人必觀天下之勢而爲之法。方天下初定。民厭勞役。則聖人務爲因循之政。與之休息。及其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是以聖人破其苟且之心。而作其怠惰之氣。漢之元戎。惟不知此。以至於亂。今天下少惰矣。宜有以激發其心。使踴躍於功名。以變其俗。臣聞古者之制爵祿。必皆孝梯忠信。修潔博習。聞於鄉黨。而達於朝廷。以得之。及其後世不然。曲藝小數。皆可以進。然其得之也。猶有以取之。其弊不

介子陳子龍曰  
唐末任子官至  
通顯為名臣者  
甚多惟能不以  
其野至而有以  
顯其後耳必欲  
盡我之亦非成  
世之事此茫茫  
文所不能行也

若今之甚也。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因  
其父兄之資以得大官。而又任其子弟。子將復任其  
孫。孫又任其子。是不學而得者常無窮也。夫得之也  
易。則其失之也不甚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  
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臣聞自設官以來。皆有考  
績之法。闔室既亡。其法廢絕。自京房建考課之議。其  
後終不能行。夫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有官而  
無課。是無官也。有課而無賞罰。是無課也。無官無課  
而欲求天下之大治。臣不識也。然更歷千載而終莫

行之則益以紛亂而終不可考。其故何也。天下  
之吏不可以勝考。今欲人人而課之。必使人於九等  
之中。此宜其顛倒錯繆。而不若無之為便也。蓋天下  
之官皆有所屬之長。有功有罪。其長皆得以舉刺。如  
必人人而課之於朝廷。則其長為將安用。何者。其位  
尊。故課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齊。其數少。故可以盡  
其能。否而不謬。今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守令丞尉賢  
不肯混淆而莫之辨也。夫守令丞尉賢不肯之不辨  
其咎在職司之不明。職司之不明。其咎在無所屬。而

介子陳子龍曰  
史部考大吏大  
吏考其功政是  
良法令自斗食  
以上盡令吏部  
考之。評於小  
畧於大。既畧於  
大則小者又不  
得而詳也。

高僧方岳貢曰  
每見國家有急  
警乃用募樵水  
天下亦理異能  
之士即果得奇  
謀異能之士而  
用之地位不足  
以服人惟務不  
足以用衆惜宜  
不可以風成終  
於復事而已  
况其必無而得  
猖狂無行之徒  
鄒明允曰臨事

而取亦不足用  
與古河為龜鑑

莫為之長今莫若使職司知有所懲勸則其下守令  
丞尉不容復有所依違此所謂用力少而成功多法  
無便於此者矣臣聞為天下者必有所不可寬是以  
天下有急不求其素所不用之人使天下不能幸其  
倉卒而取其祿位唯聖人為能然何則其所素用者  
緩急足以使也臨事而取者亦不足用矣傳曰寬則  
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用非所養所  
養非所用視朝非難國家用兵之時購方略設武舉使  
天下屠沽健武皆能徒手攫取陛下之官而休兵之

日雖有越世之才而惜斗升之祿臣恐天下有以窺  
朝廷也今之任為將帥卒有急難而可使者誰也陸  
下之老將曩之所謂戰勝而善守者今亡矣臣愚以  
為可復武舉而為之新制以革其舊弊且昔之所謂  
武者蓋疎矣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  
蠹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紀錄章句區區無用之學  
又其取人太多天下之知兵者不宜如此之衆而待  
之又甚輕故其所得皆貪污無行之徒豪傑之士恥  
不忍就宜因貢士之歲使兩制各舉其所聞有司試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七十五卷帝書

其可者而陛下親策之。權略之外，便於弓馬，可以出入險阻，勇而有謀者，不過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任，文有制科，武有武舉，陛下欲得將相於此乎？取之十人之中，豈無一二，斯亦足以濟矣。臣聞法不足以制天下，以法而制天下，法之所不及，天下斯欺之矣。且法必有所不及也。先王知其有所不及，是故存其大略而濟之，以至誠使天下之所以不吾欺者，未必皆吾法之所能禁，亦其中有所不忍而已。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如其左右大臣而必

高僧方命實日  
人臣不能存形  
跡雖小不法不  
能兼就此大不  
法也不能制其  
大不然而伺其  
小不法亦復安  
所用法乎

待法而後能御也。則其疎遠小吏當復何以哉。以天下之大而無可信之人，則國不足以爲國矣。臣觀今兩制以上，非無賢俊之士，然皆奉法俱職，無過而已。莫肯於繩墨之外爲陛下深思遠慮，有所建明。何者，陛下待之於繩墨之內也。君臣之道不同，人臣惟自防人君，惟無防之。是以歡欣相接而無間，以兩府兩制爲可信耶。當無所請屬，以爲不可信耶。彼何患無所致其私意，安在其相往來耶。今兩制知舉不免用封彌，謄錄真宗景德三年合禮部糊名考校大中祥符八年始置謄錄院既奏而下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五  
宋 上 仁宗皇帝

臣是欲自使  
各其正以純  
官常於當時  
宜其能保國  
風政欲位是  
山父子之長

御史親往湓之。藥如鞠大獄。使不知誰人之辭。又何其甚也。臣愚以爲如此之類。一切撤去。彼稍有知。宜不忍負。若其偷有所欺也。則亦天下之不才無恥者矣。陛下赫然震威。誅一二人。可以使天下奸吏重足而立。想聞朝廷之風。亦必有個儻非常之才。爲陛下用也。臣聞爲天下者。可以名器授人。而不可以名器許人人。之不可以一日而知也久矣。國家以科舉取人。四方之來者如市。一旦使有司第之。此固非真知其才之高下大小也。特以爲姑收之而已。將試之。

爲政而觀其悠久。則必有大異不然者。今進士三人之中。釋褐之日。天下望爲卿相。彼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舉而歸之。如有所負。如此。則雖天下之美材。亦或怠而不修。其率意恣行者。人亦望風畏之。不敢按。此何爲者也。且又有甚不便者。先王制其天下。尊尊相高。貴貴相承。使天下仰視朝廷之尊。如泰山喬嶽。非攀援所能及。苟非大功與出羣之才。而不可以輕得其高位。是故天下知有所忌。而不敢覬覦。今五尺童子。斐然皆有意於公卿。得之則不知愧。

不得則怨。何則？彼習知其一旦之可以僥倖而無難也。如此則匹夫輕朝廷，臣愚以爲三人之中，苟優與一官，足以報其一日之長，館閣臺省，非舉不入。彼果不才者也，其安以入爲彼果才者也，其何患無所舉？此非獨以愛惜名器，將以重朝廷耳。臣聞古者敵國相觀，不觀其於山川之險，士馬之衆，相觀於人而已。高山大江，必有猛獸怪物，時見其威，故人不敵，襄夫不必戰勝而後服也。使之常有所忌而不敢發，使吾常有所恃而無所怯耳。敵國有事，相待以將，無事相

蘇子瞻子龍曰  
南止制使臣必  
或遜文學不獨  
許耀口語之則  
亦所以明用人  
之當而實強敵  
之謀也

觀以使之。今之所謂使者亦輕矣。曰：此人也，爲此官也，則以爲此使也。今歲以某來，歲以某來，又來歲當以某如縣令署役，必均而已矣。人之才固有所短而不可彊，其專對捷給勇敢，又非可以學致也。今必使彊之，彼有倉惶失次爲夷狄笑而已。臣聞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制八議，周禮八議：議親、議故、議賢、有可赦之人，而無可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令。然皆因天下有非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得以沛然洗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



孔子陳子凱曰  
天下事有不得  
不更史不可改  
更者則史之  
漸益增削之  
四書起主文便

建分封而官視  
前謂社公之術  
時而可用也

而救使天下之凶民可以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趨起當郊之歲盜賊公行罪人滿獄爲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又糜散帑廩以賞無用冗雜之兵一經大禮費以萬億賦斂之不輕民之不聊生皆此之故也以陛下節用愛民非不欲去此矣顧以爲所從來久遠恐一旦去之天下必以爲少恩而凶豪無賴之兵或因以爲辭而生亂此其所以重改也蓋事有不可改而遂不改者其憂必深改之則其禍必速且此由於五代之後兵荒之罰所以姑息天下而

孔子陳子凱曰  
此是宜可愛之

安反側耳後之人相承而不能去以至於今法令明具四方無虞何畏而不改今不爲之計使姦人猾吏養爲盜賊而後取租賦以啖驕兵乘之以饑饉鮮不及亂矣當此之時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臣聞古者所以採庶人之議爲其疎賤而無嫌也不知爵祿之可愛故其言公不知君威之可畏故其言直臣請僭言之陛下擢用俊賢思致太平今幾年矣事垂立而輒廢功未成而旋去陛下知其所由乎陛下知其所由則今之在位者皆足以有立若猶未也雖得賢臣

事宣和之際童  
貫梁師成爲蔡  
京王黼內主欲  
小人在位益堅  
卒釀成九亂不  
得謂宋朝失秋  
之偶重而宜官  
之禍輕也况定  
顏之兵又定童  
貫召之手

千萬天下終不可爲何者小人之根未去也陛下遇  
士大夫有禮凡在位者不敢用衰狎戲黷以求親媚  
於陛下而讒言邪謀之所由至於朝廷者天下之人  
皆以爲陛下不疎遠宦官之過陛下特爲耳目玩弄  
之臣而不知其陰賊險詐爲害最大天下之小人無  
由至於陛下之前故皆通於宦官珠玉錦繡所以爲  
賂者絡繹於道以間闚齟齬賢人之謀陛下縱不聽  
用而大臣常有所顧忌以不得盡其心臣故曰小人  
之恨未去也古之小人有爲君子之所抑而反激爲

外子陳子龍曰  
此子由不主調  
齊之說所卒也

天下之禍者臣每痛傷之蓋東漢之衰宦官用事陽  
球爲司隸校尉發憤誅王甫等數人磔其尸於道中  
常侍曹節過而見之遂奏誅陽球而宦官之用事過  
於王甫之未誅其後竇武何進又欲去之而反以遇  
害竇武欲誅曹節王甫等第惡胸等矯詔收捕武武  
言曰伏兵斬自殺何進白太后請盡誅中常侍張讓等晉問其  
進竟德殿前故漢之衰至於掃地而不可救夫君子  
之去小人惟能盡去乃無後患惟陛下思宗廟社稷  
之重與天下之可畏既去之又去之既疎之又疎之  
刀鋸之餘必無忠良縱有區區之小節不過關闔漚

掃之勤。無益於事。惟能務絕其權。使朝廷清明而忠  
言嘉謨易以入。則天下無事矣。惟陛下無使爲臣之  
所料。而後世以臣爲知言。不勝大願。天下無事。臣每  
每狂言以迂濶爲世笑。然臣以爲必將。有時而不迂  
濶也。賈誼之策。不用於孝文之時。而使主父偃之徒  
得其餘論。而施之於孝武之世。賈誼嘗請衆建諸侯  
而少其力。其後僞上  
書。欲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武帝從之。卽誼策也。夫施之於孝武之世。固  
不如用之於孝文之時之易也。臣雖不及古人。惟陛  
下不以一布衣之言而忽之。不勝越次憂國之心。効

其所見。臣今老矣。恐後無由復言。故云云之多。至於  
此也。惟陛下下寬之。

### 上富相公書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至和元年。宰相陳執中以  
攝殺女奴爲侍御史趙抃  
等劾。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使在宰府。與天下

更始而開下之位。實在第三。至和二年五月。以忠武  
博爲吏部尚書。平章事。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爲

戶部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侍郎平章事。劉沆位。弼上

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宰相也。

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而又值

左贊石佛橋文幸  
之勝。八正意。張路  
雖不踴。更覺深婉

荆川唐順之曰  
全是論體。有見  
文字。又曰。此文  
各自爲片。以正  
典。象。故。文。體。不  
同。老。泉。之。大。夫  
概。如。此。中。日。大

鹿門茅坤曰  
泉欲富公和處  
其下以泚其功  
名似疑富公於  
豈相泰哉固有  
不相能者

開脩王志堅曰  
明九共善國善  
然未死文成言  
照此富公之所  
以不以為然也

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我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然而不獲見也。咸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見也。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變也。皆曰。賢人焉。或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未始見也。然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

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忘。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忘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坐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

臣鉅學曰語氣  
是尚以和氣而  
小人之當快去  
有在言去

吾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國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國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相之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忠，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忠，以容其小過。

而枉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忠，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巧，使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濶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人者，致不賢者也，非夫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

曩者陛下即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寇準以真宗天禧初同平章事。後真宗得疾。準欲請太子監國。且言丁謂錢惟演。故人不可以輔少主。已而謀洩。爲丁謂所傾。貶道州司馬。再貶儋州司戶。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殁其身而止。仲淹條奏十事。一明黜陟。官長五均公田。六厚農桑。七修武備。八推恩舉。九重命。十減徭役。以天下爲己任。然更張無激。誘毀肆行。自朋黨之論興。而仲淹逐罷。政事出知外州。以卒。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

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之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修禮書狀

時宰相韓琦見洵書善之。奏於朝。除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纂修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闕。則因安主簿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未報卒。

詔贈光祿寺丞。

思深慮遠故能爲此最正之論

右洵先奉勅編禮書。後聞臣寮上言。以爲祖宗所行不能無過。差不經之事。欲盡芟去。無使存錄。洵竊見議者之說。與勅意大異。何者。前所授勅。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後世無忘之耳。非曰制爲典禮。而使後世

遵而行之也。然則洵等所編者是史書之類也。遇事而記之不擇善惡詳其曲折而使後世得知而善惡自著者是史之體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則是制作之事而非職之所及也。而議者以責洵等不已過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禮雖爲詳備然大抵往往亦存不安之處。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識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則其勢不得不盡去。盡去則禮缺而不備。苟獨去其一而不

去其二則適足以爲抵牾齟齬而不可齊。一旦議者

臣範李曰。諱字  
初意自是。諱漢  
者之非春秋漢  
志所証尤爲堅

之意不過欲以掩惡諱過以存臣子之義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慚桓而不忍言者。而後有隱諱。蓋威公薨。威公即桓公。因人避諱。宗諱改桓爲威。子般卒。沒而不書。其實以爲是不可書也。至於成宋亂及齊狩。躋僖公作丘甲。用田賊。丹桓宮。擅刻桓宮。稱若此之類。皆書而不諱。其意以爲雖不善而尚可書也。今先書之所行雖小有不善者。猶與春秋之所書者甚遠。而悉使洵等隱諱而不書。如此將使後世不知其淺深。徒見當時之臣子至於隱諱而不言。以爲有所大不可言。

者則無乃欲益而反損歟。公羊之說滅絕滅項也。皆所以爲賢者諱。然其所謂諱者非不書也。書而迂曲其文耳。然則其實猶不沒也。其實猶不沒者非以彰其過也。以見其過之止於此也。今無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沒之後世將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班固作漢志。凡闕之事悉載而無所擇。今欲如之。則先世之小有過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後世無疑之之意。且使海等爲得其所職。而不至於侵官者。謹具狀。

持論實得要領用筆更潔秀精勢具此職力始可以論斷古今

象山謝枋得曰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耀謹嚴而華藻者也精熟于方有此文章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勸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請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



東萊呂祖謙曰  
此篇須看首尾  
相應枝葉相生  
如引經貫珠大  
抵一節未盡又  
生一節別入意  
多則難惟此篇  
意多而不雜

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

論何景明曰  
與論大意三段  
自賞罰至何足  
以爲春秋一段  
言天子作春秋  
以賞罰天下自  
夫子之作春秋  
至明以與魯也  
一段言夫子託  
魯史而許魯假  
天子之權以尊  
周自子貢之後  
至敬耶一段言  
人不明夫子作  
春秋之意詞妙  
意到再不必破  
再讀之

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善而賞之。曰。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考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

曰天子之權在圓。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圓室。圓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圓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魯，魯何也？齊桓晉

鹿門李坤曰：孔子非惡周公而與魯以天子之權，蓋當時諸侯之國並各有史，孔子魯大夫也，故得以編魯春秋之文，因其編春秋之文而係以賞罰功罪之權，以補王政之闕，垂教萬世耳。

交陽爲尊圓，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魯。魯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爲，且自先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禮樂

國史記卷之四十一  
天子之權  
天子之權  
天子之權  
天子之權  
天子之權  
天子之權  
天子之權  
天子之權  
天子之權  
天子之權

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爲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爲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戒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

辨義精核虛自髮  
髮不磨

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智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

鹿門茅坤曰此  
是老泉本色學  
問宋廷譽謂其  
意脉自戰國策  
來良是

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  
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  
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  
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  
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  
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  
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  
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  
轟轟然達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

高僧方岳貢曰  
此是人主用明  
之術英毛不可  
不知

則雷霆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  
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吾不得而  
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  
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  
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  
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  
不然吾恐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  
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濟國  
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濟國者非獨一阿



迂齋樓吟曰老

泉論論中惟此

論純正則固抑

揚之妙實管仲

家深初竟在言

外不中

古論當

承後文

東吳志

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邊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

聞修王志堅曰  
徐冬序錄云吾  
觀管子列子呂  
氏春秋諸書載  
仲臨死之言  
以爲臨死者不  
一而足然則仲  
烏嘗不兼贊以  
自代哉明允解  
特書論鮑升賢

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邊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靈公之孫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

齊無之短而不  
及顯明之良何  
也天之生則以  
為夷吾也其  
身死而為得生  
仲春以知桓公  
之不能用其宜

夫不可不察也  
仲春以知桓公  
之不能用其宜

地無或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吞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仲發疾。桓公同政。將安移之。別國識。賓吞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讓。甯戚之為人也能事而有不能以足息。孫之為人也。善言而不能而又逆。知其將死。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嘆曰。天之生。庸為夷吾。則其書誣謾不足信也。吾觀古也。其身死。吾得生。則其書誣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鮑以不能進。進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

史。鮑病且死。謂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竊聞公往也。惟而問之。其子以曰。公乃命殯於客位。召遺伯玉以為樂。而蕭何且死。遺彌子瑕。孔子稱之。以為史鮑死而屍諫。蕭何且死。衆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辨姦

張文定公安道作湖墓表云。嘉祐初。王

氏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全以為義。於

聖人。爾爾。爾亦善之。稱先生與其之游。而安

石亦願交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入矣。不

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

大夫昔也。非生獨不

往。作辨姦論一篇。

張文定公

識見明到要後學問中得來非虛中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濶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行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沉。使言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

雖卷來甚口矣。不以文章即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彼過神宗。致位宰相。乃汲汲以兵革財利為先。得引用奸邪。排傾忠良。雖風張皮。使天下之人。驚然。秦共樂生之心。卒之。奸嗣。成流毒四海。至於蒙宣之際。禍亂極矣。

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奸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巨盧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二 齊世家

七 齊世家





與人爲間耶。桀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國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國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過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

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內。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爲。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

虎門茅坤曰論  
三敗居利濟

臣英曰古用間  
而不當既不足  
必得敵情及有  
其三與以用蓋  
為上智蘇氏父  
子好談兵此其  
議論文字之極  
詳詳者

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告我三敗也夫用  
心於正一振而羣網舉用心而詐百補而千穴敗智  
於此不足恃也故五聞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  
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道陳平封  
義不事趙而高祖捨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  
魏而淮陰進兵之謀火韓信門廳得無用周叔為大  
虜與王又信下趙與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東條出  
奇兵絕糧重餉不察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乃引兵  
降破之嗚呼是亦間也曲道

六國

六國

六國

六國

六國

險惡情勢步步出深  
入時列大意如千  
鈞一髮詳盡皆新

升登楊慎曰六  
國與約特欲壞  
秦而已曹不能  
出一師以為秦  
患故秦得以閉  
關連戰秦其全  
力者十五年故  
能割靡而無弊  
諸侯所以橫之  
遠而以此其玉  
貴耳故老萊才  
封諸臣禮賢才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  
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  
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全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  
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  
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  
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  
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

以升方面謂則  
臣恐秦人食之  
不得下咽也

仲熙何景明日  
老泉論六國略  
秦其定借論宋  
賂契丹之事而  
宋卒以此亡于  
謂張詠先見之  
識矣

臣士奇曰略秦  
必亡理也然秦  
魏與秦敵備不  
楚燕趙莫為之  
援勢不得不效  
地以自危韓魏  
亡而四國亦隨  
亡小燕六國論  
皆及此意乎神  
謂兩篇宜合看  
良然

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然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羸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秦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羸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詭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

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賢才。并力西嚮。則臣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為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也。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夫六國破亡之故事。是

又在六國下矣

張益州畫像記

時張方平以詩講學士自謂

高在蒲崗將入寇攝守丞調兵築城日夜  
不得息民大驚後朝廷發陝西步騎兵使  
給釋往戍圍詔趣方有行計以便宜從事  
方有曰此必妄也適遇成卒皆遣歸後  
書歷適上元張登城門三日不閉得兩部  
川譯人始造此語者疑首境上而該其餘  
當圍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平去圍  
之日民德之置其畫像而洵爲之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  
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母  
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既不

不齊請述益州論  
狀付到高禪而時  
乘光茲臨梓潼橋

荆川唐廟之曰  
此文二段二項  
叙事二項議論

高禪方岳貢曰  
序事助五不別  
起議論是記之  
宜佳者

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能爲處  
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  
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  
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我無商勞苦明  
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  
月相告僧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閬陽蘇洵言於  
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  
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  
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欲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

讀卦本  
其意以美之  
其意以美之  
其意以美之

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緊。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鬻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碓斧命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天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鬻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鬻鬻亦然。吾以鬻鬻待鬻人。而鬻人亦自以鬻鬻之人待其身。若夫肆志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

臣杜詩曰。送  
人。徐思。懸。劍。意。  
露。方。平。有。功。斯。  
王。道。安。在。民。關。  
間。村。寫。而。忘。味。  
編。覺。萬。家。

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鬻人之深。待鬻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

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於巷。於塗。謂公暨暨。公來于子。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閣閉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

禾麻芑芄。舍庚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巖巖。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石林燕語云白宗山陵

既而一用乾典故事或以爲過

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末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爽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

忠告之情在諫之

周修王志堅曰  
石林燕語云仁  
宗山陵葬觀公  
萬俟卨用若  
遺而一用說典  
故事或以為過  
蘇明允為編禮  
官以書貴公至  
引宋華元序葬  
事以為不臣雖  
公得之喪猶已  
乃敏容起謝曰  
某無狀敢不存  
教然華元事其  
未至是否明者  
無不服公大度

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  
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卽位天下之  
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先行之者蓋漢昭卽位休息  
百役與天下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  
布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而天子  
之所宜先行者敢以告於左右竊見先帝以儉德  
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而宮室游觀無所增加帷薄  
器皿敝陋而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  
一旦奄棄臣下而有司適欲以末世葬送無益之費

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撥取厚葬之名而遺之以  
累其虛明故洵以為當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  
癸酉赦書既出郡縣無以賞兵則皆貸錢於民民之  
有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有所威之以刀劍驅之以笞  
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知不知於國同憂  
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陵一切祀奉之科又以復下  
計今不過秋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  
人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其深而  
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



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獨爲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爲之。以稱遂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况夫空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議者必將以爲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情有所不顧。洵亦以爲不然。使今儉葬而用墨子之說。則是遷也不廢。

鹿門茅冲曰論  
葬禮甚透當與  
劉向昌陵疏參  
看

先王之禮而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見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者。不敢有略也。而外是者。則略之。昔者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爲不臣。來文公卒始厚葬。用展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祿有四。阿棺有輪。檢。君子謂華元棄其於是乎不臣。漢文葬於霸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爲聖明。而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

識而萬世之後以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違欲以金玉厚其親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僂倪而從之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而有司信近臣之禮而遂爲之者是可深惜也且夫相公旣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勅已行制度已定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太宗之葬太祖欲爲九丈之墳而用漢氏長陵之制高帝陵百事務從豐厚及

羣臣建議以爲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光武葬原陵高

不過六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爲政與其坐視百

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

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誅幸甚幸

甚不宣魏公得書故容起對曰其無飛敢不奉教然

文長於縱橫解圍似子安校勿多錢也大放厥辭

檄少洵欲要其痛到時事陳安危利害之故未嘗不

好佛則其見道不精故未喜深斥之然嘗曰蘇氏文

辭俛視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蓋在諸賢之科固政事文學之亞歟

FRANCIS BELLERIVE  
PHILIP C. CHA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Y

古文淵鑿卷第四十七終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U.S.A

古文淵鑿卷第四十八

宋

余靖

正瑞論

姚璠論

劉敞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漣水軍錄事參軍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無爲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素  
可諫議大夫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  
事推官許林崇可大理寺丞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  
鈐轄時明可文思使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  
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

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脩可禮部侍郎

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

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

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

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祠部員外郎並

依舊職任

禮部侍郎秦知政事會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

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臣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末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前

岳州平江縣張正已可大理寺丞致仕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可

監察御史裏行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

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使工部郎中天

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司門員外郎張翬可開封府推官

論邪正

爲兄後議

奔喪議

士相見義

公食大夫義

致仕義

君臨臣喪辨

與吳九論武學書

劉放

七門廟記

與王介甫書

呂誨

論選部

奏乞致仕表

宇文之邵

應詔上疏

沈括

上歐陽參政書

孫覺

諫行青苗法疏

鄭俠

論新法進流民圖

終





且然曰後世紀  
載瑞應失實非  
作史本意見該  
正大無上古不  
有而不居編見  
成述會書之出  
鳴鳥之聞用以  
即示靈昭固未  
嘗不重也

正寢貶於千古。不獨紀歲月辨赴告而已矣。三皇墳  
五帝典。記言之史也。楚檣杌。魏春秋。記事之史也。訓  
詁誓命之詞。得失存亡之跡。發簡可見。未聞祥瑞之  
言焉。迨於兩漢。則有赤芝白鴈醴泉甘露。卿雲寶鼎  
之應。豈古史淵畧而後史該備乎。蓋有司失爲史之  
本意也。竊謂國之興也。在乎德。不在乎瑞。國之亡也。  
在乎亂。不在乎妖。故堯以敦九族和萬邦而興。舜以  
舉十六相去四凶。則又典禹以平水土興湯以行仁  
政。與闢人以積行累德。典夫是者。雖無祥瑞。可不謂

聖且治乎。癸以奢侈亡。辛以暴虐亡。厲王以聚斂亡。  
幽王以女色亡。夫是者。雖無妖怪。可不謂昏且亂乎。  
桑穀生朝。高宗復商。熒惑守心。景公安宋。此則明君  
在上。妖不爲害矣。鬻獲麒麟。哀公出奔。哀公十四年

西狩獲麟  
十七年三桓攻。漢鳴鳳凰。平帝失國。平帝時災象異  
公。公奔於闕。漢鳴鳳凰。平帝失國。平帝時災象異  
辨功德言。鳳凰來儀。此則闕主在下。瑞不爲美矣。仲  
神降降。秦符。莫國。此則闕主在下。瑞不爲美矣。仲

尼筆削春秋。書日食地震山墮星隕。孽生鴟飛之變。  
者。非廣乎異聞也。蓋欲人君責躬脩德。見災思懼。而  
臻於治也。特於篇末。因禱之無應。以明述作之意耳。

其他瑞則無聞焉。鶴舞<sub>晉庭</sub>。爾<sub>爾</sub>爲<sub>爾</sub>平公奏請商

龍見<sub>泗水</sub>。昭公十九年。大龍。不由德至斥而弗

斂。若是之比。求名而亡。則聖人微旨可見矣。子長孟

堅。推輪怪譎。昭明文選。序推輪爲大輪之始。其啓國

也以斬蛇。大澤爲受命之符。而英雄之舉矣。其定

制度也。以龍見成紀。爲易服之感。見成紀文帝名公

孫。因拜爲博士。與諸生中。明士德。草改歷服色事。而古人之象。舉矣。及乎蔚

宗。患其失實。則云某郡上言某瑞。以示微意。與其疑

而列之。曷若正而削之。愈乎。今之郡縣。時報祥瑞。

以爲紀事之端。愚謂非良直之法也。必若德施於民。政易其俗。賞不借刑。不濫則四靈爲畜。日遊於君之宮。沼郊敷矣。又何用索異傳怪。致天下之耳目哉。苟薦紳者默而不言。則示之後嗣。得無懼乎。

姚琦論。姚琦。思廉之孫。永徽中。明經擢第。則

天長壽二年。累遷文昌左丞。同鳳閣

鸞臺平章事。自承徵以後。左右史雖得封

仗。承有仗下後。議議皆不預。同琦表請。伏

下所言。軍國政要。宜委宰相一人專知。庶

致。號爲時政紀。每月封送史館。宰相撰序

論史官職中能中  
事理不徒官常故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遠近辨朝會同

異而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如陽春，怒如雷霆，子奪生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動勦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而不敢過舉者也。竊見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爲詳備，而史官廢置未臻大中，放試論之。唐之脩史，其術有二：武德故事，小省之官，起居郎、諫門下省、起居舍人、諫中書省、號兩小省官更直近陞，執筆對仗，隨而撰錄，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璈建議，秉鈞之臣，訐謔便殿，嘉猷善經，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之特政紀。於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

臣廷敬曰：左右史上虎柱下，星故曰史臣者，當國之基，位代之肩目也。禮原立史之書，指出三不可似亂，舉筆復簡潔。

孰敘矣。累朝著作之局，不復刊脩矣。璠議既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仗退之後，跡便疎遠，雖延英數刻之對，聖人有泣辜解網之言，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國政要，何由知之。繇是而言，有不可者三焉。古者帝王不得見當代之史，何則？史之爲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錄。史而可見，則其臣不敢以實書，書而不實，爲已誣矣。實而不諱，爲已戮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宰臣監脩，是使自司其過者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幼，與唐叔戲，剪

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日。太史上與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仗出入。則是用史臣於頃刻之間耳。戲言過行。尚奚史之畏哉。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筆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晉。南史氏得以執簡於齊。設有史官外朝。既罷。則目不見帝王之容。耳不聞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執邪執正。孰諛孰譏。咸莫之辨也。用他人之筆記。爲己之筆削。夫是則史官失職。莫甚於此。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如腐錫之

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釣之平也。何則。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謀。居翊亮之位。緝熙庶績。裁成萬機。而復代史臣撰述。固亦勞矣。向使房杜姚宋。擊轂軌而自序策。略人猶疑之。脫不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正觀中所論政體。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度。著在方冊。昭昭然者。史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瑋雖知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源。而莫之敢議。惜哉。

劉敞

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進士。累官至集賢院學士。列兩座。御史臺學問博士。尤長於

不遺一善

敦尚風節

春秋弟弒子泰  
昔知名世號三劉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漣水軍錄事參

天下無事人得養老長幼脩孝悌之行甚善而猾惡  
民起爲盜賊奪攘以侵擾之郡縣所患者也汝以邑  
尉捕孥如律尚書條上闕閱遷爾亂曹祇服明命益  
思自奮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具

記在典與報之泣

官張鑄履尚夷粹足以檢俗精力強敏足以濟物而  
能顧禮畏義願上印鞅朕聞勞以官職之煩今聽其  
請夫佚老之士雖不輸力於朝其矯厲風節不亦過  
絕保祿持寵不知止者乎俾列九卿以榮其歸祇若  
休命思底終譽

無爲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  
控搏祿利者至於遷籍損年飾貌匿衰以緩退休之  
期爾齒未耄仕無缺行能決於去庸非廉乎自下郡  
掾升東宮屬歸安鄉閭足爲榮觀矣

茂將武毅中胡高  
首平定安籍之寇  
祐路特妙

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涇原路經略使王  
素可諫議大夫

朕臨御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乂安元元蒙福而往  
者戎狄窺間緣隙時入為暴患皆在守圉之臣文不  
能附衆武不足威敵使貪暴之民震驚朕師具官王  
素假節剖符居邊三年內鎮撫百姓外教戰士令行  
禁止惠於饑寡爰及疆外羈縻之虜咸懷服集不失  
朝貢中國以安朝廷益尊此蕃衛之勳也按宋史初  
闕待制涇原節度使知開州涇州開州  
其故遷龍圖閣直學士原州補備議築大鼎堯堂敵

同開晏擊狄前日不可道素曰借敗總管行總管敗  
素即行矣衛卒城而還史不言素為涇州經略使似  
賦詩不云乎大邦維翰大雅板其議遷秩升於諫列  
以慰吏士出車東山之思小雅出車勞還率也圖風  
東山周公東征三年而勞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

軍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古之禮珪璋特達而璧琬有藉寶非不同也所從用  
之異豈唯寶哉士亦宜然育用文學進有以自見林  
宗廉吏材選稱於知己夫蓬丘圖書之府廷尉法理

節貴不舉

禮有辨視

之本往爲之屬各踐兩位思所以報母隨而守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

馬鈴轄時明可文思使

執干戈典兵馬之臣當以戰多勇功受賞於朝而但累歲月計資考以此取高位壯士之恥也然今天下又安士無所試其能故偏禪將帥例以恩進遷爾使列以觀來效爾亦毋謂易而得之因易而守之蓋亦端節顧義思所以報國者乎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

辭言溫厚

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曩者朕親祀清廟推恩死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置之仕籍今丞相以常等聞夫與我陶冶萬物長育人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慎所屬毋辱已知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

練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昔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材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

勸勵具備

王淵字允簡 衛觀字世規

得人今州郡從事皆吏部旨授然其試之臨政而不苟察之行已而有立亦皆一時之選已故吾亦且命以九卿之屬使漸而升於朝觀與拔也既歷試於外又亟稱於知已得人之聲庶必能勉焉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歐陽脩可禮部侍郎端明殿學士吏部侍郎宋祁可尚書左丞禮部郎中知制誥范鎮可吏部郎中刑部郎中知制誥王疇可右司郎中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宋敏求可

部員外郎並依舊職任

嘉祐五年六月脩

帝以劉昫所撰國史早稱淺陋命脩等  
刊正會公亮提舉其事十七年而成凡二  
百二十五卷事增於前文省於舊脩撰紀  
志表那撰傳故事書皆止署一人名脩以  
祁先進且撰進功多遂

外列焉七月推賞降勅

古之爲國者法後王爲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壞成敗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懼之故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其官歐陽脩宋祁創立統

著作一時的職下  
載在辭林無幾

嘉祐五年六月  
嘉祐五年六月  
嘉祐五年六月  
嘉祐五年六月  
嘉祐五年六月



官臣乾學曰前殿  
不這一路而原  
委由新日前竟  
上其為訓辭之  
式

紀裁成大體。具官抱鎮王疇。宋敏求。綱羅道逸。厥協  
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閭富精駁。度越諸子矣。  
皆校讐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爲朕得法。其  
勞不可忘也。皆遷秩一等。布其書天下。使學者咸觀  
焉。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會公亮可加正奉大夫

進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

臣嘉祐四年冬十月大給于太廟推恩先  
是嘉祐元年十二月以會公亮爲禮部

知政事

意特崇重言極和

朕承七廟之光。繼三聖之緒。惟慎祀時享。未足副盛  
德。委事有司。未足盡誠孝。故稽曠典。歷吉日。親率公  
卿躬執豆籩。昭見祖宗。並受祉福。若乃哀時之對。願  
般之篇。哀聚。申錫無疆。見補須天寓之內。莫不受慶。  
也對谷也。而况一二耆老。肅雍顯相者乎。肅雍顯相見  
公亮德器渾厚。智謨閎遠。子欲觀於雅頌。參元鳥清  
廟之詩。頌頌元鳥記高宗也。廟以追孝於前人。汝明  
子欲謹於王事。極四海九州之美。以備物於大饗。汝  
圖子欲時和年豐。以薦厥嘉生。登黍稷之馨。汝翼子

氣體古茂

欲制禮協樂以對越太室交神人之難汝助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進階中朝頒爵上公行食加田勅忠甲令使百執事粲然皆知輔德致治之報焉不其偉歟

一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

自圃以來稷爲大官今吾非廢稷不務也而官益輕豈居其職者未能勉乎其官林洙資稟通裕臨履俯濶擢正卿位尚宜其事昔乃先正實領大農之任以迺文考今年穀未克邊人望哺爾其勤身敏行無忝

名實於以勸稽劬民庶有賴焉濟爾世美不其多乎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

年。至還政。典也。而合祿者或不能止。能止者皆好禮者也。至于以廉自嘉者。有不待年去矣。今永也。禮而正已也。廉而。不錄。何以慰其子弟之心。或升籍朝。間。或丞事。卿寺。歸榮鄉閭。以樂暮齒。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侍御史殿中丞沈起

可監察御史裏行

美厚詞也

簡切無枝辭

御史執憲轍下紀綱國體非雅亮勁正之士不足參  
論議。廣聰明。拯與景初吾所信也。宋史沈起傳云起知諫門縣御史中丞包拯舉為監察御史。時呂景初為殿中侍御史。使之慎簡厥僚。必皆其人而拯也。以起問。景初也以夢臣可。稽之閭閻。察之望。譽人咸曰允哉。予甚嘉之。夫鑑以明。故可正容。繩以直。故可形枉。母勒小補而遺大體。母忽近務而廢當守事君盡禮。其可以報知己乎。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朝廷鎮撫四夷以綏中國。貴於息民而不務佳兵。故

得綏遠之道

常申勅邊吏。毋邀奇功。五嶺已南。蠻夷雜居。其俗剽悍。尤為易動。而桂州一都會也。前通判軍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胡揆。承用詔旨。悉心疆事。終揆之任。帖然無虞。亦可謂善吏。能宣明威信者矣。夫守邊之患。常在見小利而不達大體。以侵迫驅奪之為。故至大亂貽憂。吾民則若揆者。不可以不賞也。稍增其秩。以示褒寵。

度支郎中李頌可三司戶部判官

財賦大計一出於民。取之寡則用不足。然而民逸。取

器簡而畫焉然愛民之意

之多則用有餘然而民困此三司之難也術不能通輕重智不能調盈虛則吾不以為人僚其官李頤嘗以名字典郡風采奉使敏以為政精於檢下所到而治有迹可紀使之參計耗登費舉籌策庶可以不傷財不害民乎往仰會府毋之乃事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

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

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馭吾西土也彼山帶河百二之險而有毘夷之虞

恒作漢辭起勸忠  
在言外

難望吾北土也平原廣牧四職之地而有黠狃之營贖足兵食綱領郡縣將命宜指甚難其人具官傅求明智敏察表以文雅具官周沆深中篤厚居以名檢兼委節傳分按州郡宋史傅求以天章閣待制陝西復州沆以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陝西路都轉運使陝西路皆有連職之勤美俗之風夫較考陟明其來尚矣或正諫省之列或遷夏卿之屬所以褒善勸能爾其欽哉

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

京師者舉衆大之辭名之者也風俗雜而獄市繁治

意史綴民亦一張  
一社之竟而造部





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爲嗣  
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  
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兄爲嗣兄亦尊也  
不以諸弟爲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  
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于後世國家多  
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焉則禮散  
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  
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  
爲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不書卽

臣英曰立論則  
然不爲博考  
考

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  
襄仲次子公孫與父弟宜公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  
使嬰齊歸其後曰仲氏東門氏者則仲居東門故以  
稱以謂爲人後者爲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  
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  
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  
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  
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  
變者也既正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爲昭歸  
父不得不以嬰齊爲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

得不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爲不與子爲父孫。非也。子爲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爲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爲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爲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爲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况國乎。國爾。猶重之。况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而輕其所

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

謂齊魯公然春秋固爲

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時定

迭毀之禮。丞相立成。

命少

丞相衛

匡引昭宣兩帝並

爲昭。獨以孫爲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帝

皆高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敘之。死當以昭穆正之。而漢世議者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



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爲元帝之子。上繼元帝而爲元帝後。皆悖經遠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氏以來。其議尤衆。皆曰兄弟不相爲後。不當以昭穆格之。妄也。若不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順乎。凡人君以兄弟爲後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爲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悖死。不可二矣。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棄後君命。已之

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爲。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嗣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繼。爲之後者。爲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爲君。亦六代祀祖。嗣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得故存也。卽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爲君。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先繼先君。而五君終爲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爲人後。



之親人亦不可奪親。見禮記。竊謂唯在軍中者可權從變禮。其舊制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百日公除不合禮意。宜聽行三年之服。以崇孝梯之風。臣又聞古者大夫去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明有恩也。今下憂臣僚。卽日絕其俸祿。亦爲太確。豈有行禮之人。反不及被放之臣。臣往見下憂者。家貧無食。乞丐餬口。其皇皇傷孝子之心。非所以化民成俗也。臣以謂文官兩制武官自諸司使以上。與給全俸。其餘京朝官班行使臣與給半俸。以明朝廷篤於禮而厚於教。

也。乞下近臣商量可否。

士相見義

吳澄曰。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燕禮。鄉射禮。大戴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禮。皆然。蓋儀禮有士相見禮。公

食大夫禮。而無其義。故嗣孫古經作此。二篇儀禮經傳集解載其文。謂之補亡。

一以聖人之道。而爲所莫莫。後以古雅是長。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華。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

天子之摯。摯。諸侯。玉。禮記云。凡幾。天子摯。諸侯圭。正用之以禮。

卿。羔。大夫。鴈。士。雉。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

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疏云。雉必用死者。義取耿

環山丘澗曰古者相見必有禮方其未相見也則以介紹道之通之而主人辭以當就賓家性見之不敢辱也辭之至三而後容其見則其有贊也人辭之至三而後取交古之人不輕相接一見之頃而且委曲評語如此一贊之微而且力辭固如此當世之士大夫相與古宜毀

介爲君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致死也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志有禮爲志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儀禮士相見之禮樂冬用雉夏用芟其以命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唯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

有伊禮故傷之失交通簡路之私狀

臣士奇曰惟不苟合者始不苟雜事君文太松無二義

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人苟爲悅而相若者未必爭苟爲簡而相親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適於辱也所以使人容其交而無適於禍也唯任於君者名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莫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

貴賈之文和共法  
於歸也

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語。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公食大夫義

鄭氏曰。王國君以禮。小聘大夫之說。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秦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餼。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餼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戒。猶告也。必得同。庶歎者。易以相敬。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

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於大門內。謂廟之大門也。不出大門。歸於國君。非不能至於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

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於大門內。所以順其

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於階。三讓而升堂。克其意。論

其誠也。於廟用祭器。何人陳鼎。宰夫設筵。加席几。誠之盡也。君子

於所尊敬。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

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此謂主國卿大夫立位。於東有夾室。立於

夾室。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以賓在門西。小臣東堂

歸者。禮之。多  
誠。北。以。禮。拜。  
大。於。五。射。禮。  
亦。如。此。節。其。  
其。林。也。曰。言。之。

公食大夫義  
宋 公食大夫義  
三

臣杜鈞口宣在  
補儀禮圖義行  
文標立錄所建  
類江疏體載便  
號古增之色

下南面西上。

小臣奉

宰東夾北。

西面南上之屬。

宰宰夫內

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

夫人之官內

百官有司備

以樂養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以

為饌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宰夫薦豆六。菹醢醢

故親設。然後宰夫薦豆。菹醢。日本虞器皆菹醢

士設俎。士設俎牛羊公設大羹。大羹清不和實於

後宰夫設劍。啓筮。劍盛和羹。筮設黍稷。言以身親之也。實徧祭

先置韭薑於豆。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為殷勤

間次及諸品。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為殷勤

也。相與庶羞俱加設。不與正豆。庶羞十六豆。應脆牛多等。賓三飯。飯梁以清醬

每飲飲清以看。比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

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乘皮四皮。束帛十

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公送於大門。終之以敬也。有

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卷。給。收也。不設衰其餘也。上大

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豆如葵菹。鉶醢俎

加雉兔。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

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

親之者也。自取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

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尊之尊之。而其位不安

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也。將

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尊之尊之。而其位不安

學鐵剛神發為同  
辭固宜唯鳴乃前

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  
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  
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  
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飧以手循口旁恐  
氏事見雜記孔子曰少施氏食我以禮  
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孔子退曰吾  
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  
何以哉

致仕義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政請引籍校

贈修王志堅曰  
實有功於無功  
不如其廢而然  
食太平之世無  
功可謀但使在  
位皆庶則其為  
功也大矣

年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  
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  
以詔書戒告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  
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  
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之君曰  
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  
几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也君留之臣曰我不  
可食於人之榮不可囿於人之朝不可塞於人之路  
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毋奪其爵毋奪其

何少大處  
如有無儀共夫  
會本平之  
不味我  
實亦如  
禮合

祿母去其菜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讓小臣廉庶人法百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四十而祿爲不惑也五十而爵爲知命也七十而致事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可與謀大計知命故可以受大寵矣養衰老故可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爲道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仕

臣能聲曰君禮  
禮待其臣士大夫亦以禮自處  
許謂是之至義  
之至也至說到  
有功必賞無功  
必廢尸素者當  
許下矣

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盡其力而况士大夫乎是雖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爲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役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且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任非爲道也而爲食也非爲君也而爲己也非爲國也而爲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



痛詆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廉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嚴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虛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之。無問其齒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齒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自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損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

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毆之以法。毆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故此法之毆也。嗚呼。爲致仕而卒。以法。毆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爲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爲哉。

君臨臣喪辨

君臨臣喪。以桃菊先非禮也。禮弓。君臨臣喪。以至視所惡。蒞雀菽。可稽不祥。菊音列。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爲。臣焉使之斯爲。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焉。爾寄宗

經義昭深而出以  
鴻肆豈非文人之  
維

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威臣亦威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分撰尊卑異而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患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爲背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爲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

且廷敬曰援據  
身核鑿然不列  
可補禮弓左史  
之遺

曰否是亦周末之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做帷不棄爲埋馬也做蓋不棄爲埋狗也而丘也貧無蓋也亦子之席焉禮記附庸夫不以賤而棄之爲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爲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况於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國之末造也雖然必有以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爲讎故君弔於臣使巫祝先釋采於廟門然後入門儀禮君釋采入門主人辨注曰

釋采者，說爲君禮門神也。必釋采者，告有事也。世或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失其義而謂巫其被之乎？及魯襄公嘗朝於荆，荆君死，荆人曰：公必親奠，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荆被而先蓋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爲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荆先則吾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儀禮：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注曰：小臣，掌正君之注儀者。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失階。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况諸臣之家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於栗，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事見左傳昭公元年。言：楚公子圍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

離陳也。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爲君也。如苟惡之而已，會於栗，何爲惡之哉？

### 與吳九論武學書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小人竊喜，以謂太祖太宗功業較三王德厚，侔天地而廟樂未立雅頌，未備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澗然寢久，功烈掩塞，是以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

臣去守曰引據  
經籍統緒多矣

矣。圓室既衰，管絃之書遂亡。於今千歲焉，而吾徒乃且復得聞其蹈厲，親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謂千載一時也。以足下方爲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相問制度，亦欲夸動下國，奮揚輝光，令辱來訊，乃知傳者之誤，而國家自以邊鄙未靖，故立武學，以校馳鶩之士。孫吳黃育之儔，小人失望，又重感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教化者，危冠逢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鬬爭之聲，猶懼其末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執度其信，壹

以待人。故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曾未聞夫武學之制也。夫綬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而疾眦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可得，不爲其容乎？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吾恐雖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况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本之不知教化，旣寢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馳騫，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

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昔先王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誠恐示民以佻也今旣示之佻矣道其已乎四方之人何觀焉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惑也足下書曰時事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旣見之矣故聊以蕞荅叔敵傲兄弟當時稱據談洽弗可多也春秋列國諸大夫無不學之材識大識小彬彬蔚蔚後落落如二臣之愛禮而重古也神宗元所謂森然若人羣玉之府指擇聯累圭璋瓊瑣不失其敏者也

劉攽字貢父尊兄敬同來進士歷官中書舍人博學能文章論治切直

官治績不見於史得此可補數筆之闕

### 七門廟記

嘉祐二年子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門在縣南二十五里一曰牛車堰在縣南二十五里一曰澗廟堰在縣南二十五里一曰澗廟堰在縣南二十五里其居人其澗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實魏揚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子於是歎美其功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廓爲縣主簿嘗與予語及之包君謂子曰馥信有功然吾問於耆老而得美頤侯信焉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爲列侯漢高帝五年以龍舒

因七年封兄子信為信通為民吹冷舒得以廣溉浸  
美顏侯食邑千附信為始甚至魏時廢而後脩耳昔先王之典有功及  
民則祀之若信者抑可謂有功者乎然吾恨史策之  
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思也今我將為侯廟祀  
之而以復祀子幸為我記之焉子因曰諾頃之包君  
以書告曰廟謹畢事子曰昔高帝之起宗昆弟之有  
材能者賈以征伐顯殘下之戰劉賈將功交以出入  
傳命謹信為功楚元此二人者裂地為王連城數十  
代王喜以秦國見省而子溯亦用力戰王嬰溯初封

臣英曰養民之  
澤百姓味之不  
忘是即桐御不  
忘朱邑之義也  
大復去雲為  
唱嘆情深可為  
長民者勸

晉被黜布軍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  
立為吳王與萬世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溯相伴哉夫攻城野戰  
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開地  
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饑餒之患所謂善養人  
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而賈溯以功自名  
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  
之書曰民功曰庸藉使信生當公之世其受賞非賈  
溯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溯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  
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丘民而世之寵